

武士道

〔日本〕新渡户稻造
贾宁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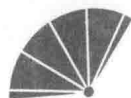


K313.03

42

武士道

〔日本〕新渡户稻造 著
贾宁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士道 / (日) 新渡户稻造著; 贾宁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47-5939-7

I. ①武… II. ①新…②贾… III. ①武士—道德规范—研究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56615号

书 名 武士道
作 者 [日本] 新渡户稻造
译 者 贾 宁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宗珊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83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5939-7
定 价 2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何谓武士道？武士道为什么会在日本出现？它在日本民族精神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日本人的切腹习俗与武士道有何渊源？

对于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一提到武士道，难免会引发诸多疑问。为解答这些疑问，并澄清相关的误解，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写了《武士道》一书。新渡户稻造（1862—1933）是日本最早留学西方的人之一，当他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之时，深感西方人对日本传统武士道认知的匮乏，于是决定“站在一个被告的立场上”解释一下武士道，向西方打开日本文化之门。

《武士道》一书用英文写成，原书名为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即“日本之魂——武士道”。将武士道称为日本的灵魂，足可见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关注，其后几年，重版了十数次，被译成多种文字。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阅读了此书，并将其赠送给友人。

《武士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从东方世界脱颖而出，这让日本更显神秘莫测，新渡户稻造在此时机介绍日本文化，可谓恰到好处；二是外界对武士道的说法大都来自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而新渡户稻造却是

真真实实经历过武士道时期，由他来讲述武士道自然更可信，更血肉丰满、入木三分。当然，除了他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之外，他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也是极其重要的。新渡户稻造学贯东西，西方文化典故信手拈来，他时常使用类比等手法，使外国读者更易于理解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书中某些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由于作者立场的原因，有的观点甚至是反动的。不过，若以了解武士道为目的，那么阅读这本书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本书献给太田时敏——我最尊敬的叔父，是他将敬畏传统以及敬仰武士的品行教给了我。

第一版序

大概在 10 年以前，比利时著名法学家德·拉维莱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他那里逗留了几天。有一天，我们在散步时，谈及了宗教话题。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询问道：“您的意思是，在日本的学校教育里并不存在宗教内容吗？”我回答说：“是的。”听到我的回答，他因吃惊而停下了脚步，继续追问：“那你们的道德教育是如何开展的呢？”对于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当时，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无言以对。因为，我年少时并不是在学校里接受的道德教育。我的道德善恶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当我对此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将这些道德观念输入我脑海的，正是武士道。

我妻子时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武士道的思想以及风俗在日本广泛流行？因此，我才打算写这本书。

我想让德·拉维莱先生以及我的妻子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我明白要是封建的制度以及武士道不了解的话，将很难解答这个问题。

刚好，因为长时间卧病在床，我有了很多闲暇时间，可以将妻子在家中所提问题的一些回答整理出来，公布出来给大家看。这本书主要谈到的是，封建制度仍旧在日本盛行的时候，年少的

我所接受的训诫以及听说的一些事。

我需要夹在两方面之间用英文来书写日本的一些事情，一方面是拉法迪奥·赫恩以及休·弗雷泽夫人，另一方面是欧内斯特·萨托爵士以及张伯伦教授——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相较于这些声名远播的理论家，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我是站在一个被告的立场上来回答问题的，并不是像他们一样站在律师或者检察官的立场上。我时常会幻想：要是我能有他们那样的语言天分的话，我在阐述日本的立场时，就能使用更加让人难以辩驳的语言了。不过用外语来进行表达，只要不让别人误解自己真正的意思，那就是万幸了。

纵观整部作品，为了对自己的论点进行说明，我引用了一些欧洲的历史以及文学中的类似事例。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帮助外国读者理解这些论点。

在本书中谈到的一些宗教问题和传教士问题，万一有些词被误以为带有侮辱性，这并不代表我对基督教本身的不尊敬。对于基督教本身的教谕，我的态度十分坚定，只是我没有将同情心寄予教会的错失以及有损基督教教谕的各种事例之上。这个宗教是基督所教导，并且由《新约》流传下来的，我非常相信它，同时，也相信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律法。我还相信，上帝结成了被称为“旧约”的圣经——在所有民族以及人民之中，无论是异邦人还是犹太人，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在这里，不需要过多叙述我对神学的其他看法。

在序言结束之际，我要向我的朋友安娜·C. 哈兹霍恩表示

感谢，她给我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新渡户稻造

1899 年 12 月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莫尔文

增订第十版序

6年前，这本小书的初版发行了，自那以后，我便有了一段出乎意料的经历，而它所带来的结果，也比我料想的更为精彩。

在日本，这本书已经重印了9次。而这一版会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发行，以便于提供给全世界的英语国家读者。但目前为止，这本书已经有印度的德夫（Dev）先生翻译的马拉地语版本，汉堡的考夫曼（Kaufman）小姐翻译的德语版本，芝加哥的赫拉（Hora）翻译的波希米亚语版本，利沃夫的科学生命协会翻译的波兰语版本。现在，还有挪威语版本、法语版本以及汉语版本正在筹划中。另外，为了提供给更多读者阅读，本书的部分章节也用匈牙利语和俄语翻译了出来。在日本方面，可以说连注详细介绍的解本都刊印了出来，此外，我的朋友樱井先生，为这本书加了非常详细的学术性注解，这样就能方便学习英语的学生们。对于樱井先生在其他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我也要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一想到自己的小书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热情的读者，我就感到非常满足。这显示了对于这本书所说明的问题，世界各地的读者都极其感兴趣。我从一个可以信赖的来源得到一个消息，那就

是这本书罗斯福总统^①也阅读过，并且他还将这本书分发给了朋友们，这让我感到荣幸备至。

对这次版本修订，我只是加了一些例子进去。对于未能将“孝道”这一章加进去，我仍旧是深感遗憾。日本道德巨车上的两个轮子，正是“忠义”和“孝道”。我国国民对于孝道的情感，我是很清楚的，但是西方人对它的情感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就导致我在对这二者进行比较时，难以使自己满意，这就是我想写“孝道”，最终却没有写出来的原因。也许在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我会有能力进行补充。当然，就算是已经完成的部分，所谈到的问题，也还有进一步讨论修改的空间。只是，想要增加本书的篇幅已经是很难的事了。

我要对我的妻子致以真诚的谢意，她辛苦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同时不断给予我鼓励。我一定要在序中说到这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序就算不上是完整的序，对于我的妻子也实在不够公平。

新渡户稻造

1905年1月10日于东京小石川

① 这里所指的罗斯福是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译注

驻足于攀越这山峰小道上的人，
会怀疑自己脚下铺的是否一条路？
可是站在荒野中眺望，
从山麓直达山顶的分明就是一条小道，
毫无疑问！为什么从辽阔的荒野望去
会有几处豁口跃入眼帘？
若要注入哲思的精神，
这些豁口不正是对于人眼的训练吗？
不正是教导了他坚持的含义，
让他明白什么是最完美的企图吗？

——罗伯特·勃朗宁《布劳格拉姆主教的辩护词》

在时代的河流中，可以说有三个强有力的精灵，从
一个时代随浪漂泊到另一个时代，它们强烈刺激着人类
的道德情感和精神思想。这三个精灵就是自由、宗教以
及荣誉！

——哈勒姆《中世纪欧洲》

骑士道自身就是生命之诗。

——施雷格尔《历史哲学》

序 言

我将有机会为世界各地的英语读者来写一篇文章，介绍新渡户稻造博士的著作《武士道》，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在与正文无关的事情上，新渡户博士给了出版社自行决定的自由，所以，出版社就找到我来写这篇序。我跟作者相识已经超过 15 年了，并且，我与这本书中所谈论到的主题，也有着超过 45 年的渊源。

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是在 1860 年，他们是江户来的使节，地点是在费城——1850 年，我在这里观看了佩里舰队司令的旗舰萨斯喀那号的下水典礼。这些日本使节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所坚守的理想以及自己的处事原则就是武士道。之后，我在位于新泽西州新布伦威克的拉嘉斯学院，与日本来的青年们一起生活了 3 年。我为他们授课，但是在相处时，我们就跟同龄学生一样。我们经常会对武士道侃侃而谈，我发现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些日本留学生，他们未来会变成县知事、外交官、舰队司令、教育家以及银行家，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在威洛格罗夫墓地长眠了，他们临终时的表现就像日本最为幽香的花朵一样芬芳永存。少年武士日下部，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有人劝他皈依并献身给最伟大、最高贵的神灵，可是他却回绝了。他回答：“对于你们的主耶稣，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不能将这生命

的残渣奉献给他。”这个回答让我难以忘怀。在有些日子里，我们在“旧拉雷坦河堤”上，在运动比赛上，在晚饭餐桌上，经常就日美之间的事物进行比较，也时常互相打趣，或者争论道德以及理想，每当这种时候，对于我的朋友查尔斯·达德里·沃纳所说的“传教士的秘密答辨”，我就十分能体会。确实，美国与日本间的道德以及礼仪，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会大到犹如日食、月食那种地步，它们的差别不过是点和线之类的差别。在一千年之前，日本有一个诗人，他在穿越水塘的时候，衣服碰到了沾有露水的花朵，这些露水便留在了他的衣袖上，他在这时写道：“因为它带着的芬芳，可以不用将衣袖上的露珠拂去。”实际上，对于自己没有成为井底之蛙，我感到十分庆幸。与坟墓相比较，井底也不过是更深一点而已。学术与教育的生命在于比较，这难道不对吗？在对语言、道德、宗教以及礼仪进行研究时，只看一个对象，而不进行比较，可以说是什么也不能得到，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真理吗？

1870年，日本对我发出了邀请，让我前去对美国的公立学校制度以及它的教育精神进行介绍。有一次我离开东京，去了越前国的福井，在那里，我亲眼见到了活生生的封建制度正在实行，这确实让人感到极其兴奋。同时，我还在武士道的原产地看到了土生土长的武士道。茶道、柔道、切腹、在草席上俯身行礼、在街上躬身行礼、佩刀的礼节、人际交往的礼节、恬淡的致意、郑重的谈话方式、技艺的规则以及保护妻子、奴仆、小孩的仗义行为等等，都让我清楚明白地看到，武士道在这个城市以及藩国中，确实确实是上流阶级的普遍信条和行为准则。对于思想和生活来

说，武士道就是一所鲜活的学校，对少年男女进行了优秀的道德训练。新渡户博士所继承的，铭刻于心的，并且用自己所能驾驭的广阔视角、优雅文笔所表述出来的东西，正是我在这里亲眼见到的东西。新渡户博士是日本封建制度最有力的解说者，日本封建制度已经在他的视野中消亡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飘逝的芳香，回味无穷，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绿树红花，光彩夺目。

新渡户博士曾在武士道母体——封建制度下生活过，并且经历过封建制度灭亡，我只有在亲眼见了他所经历的那些事物以后才能证明，新渡户博士的论述，包括他的分析和概括都是可信的。在长达千年的日本文学中，有很多绚丽多彩的画卷，新渡户博士用他流畅的文笔将这些色彩再现。武士道的发展经历了一千年的历史。而新渡户博士则用巧妙的手法，将日本民族中几百万高尚的人所经历的精华提取出来，展现在大家面前。

相关的批判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让我自己更深地感受到了日本国民身上武士道所具有的力量以及价值。必须对武士道生长的土壤的历史进行深挖，才能了解现在的日本人。尽管现在不单单是外国人，就连现代的日本人自己也难以再见到武士道了，不过，今天这样的结果，善于思考的研究者，会从过去所积累的精神财产中看到。在远古的阳光所创造的地层中，日本人发掘了一些东西，这是让他们致力于和平与战争的东西。在具有武士道修养的人群中，这种精神仍然在顽强延续着。在杯中，它的母体虽然溶化了，但是它仍然散发着甘美的香气。或许，从信仰上帝者的角度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武士道，它应当就像我们信仰的

最高法则所说：“一颗麦子，要是没有落在地里就死去了，那么它就只能是一颗麦子。要是落在了地里死去，那么它就能结出许多的麦子。”

武士道是不是被新渡户博士理想化了呢？其实，我们应该反问的是，他怎么可能不将它理想化呢？博士说，自己是处在“被告”的地位。所有事情，不论是在教义、信条还是体系上，都必须遵从这个规律：随着理想的发展而逐渐改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慢慢达到和谐圆满。对于这一点，武士道也不例外。现在武士道还没有达到自身的巅峰，它仍旧充满了生命力。最后死在力与美之中，才是它的归途。日本选择了“走向世界”——这是对于自佩里和哈里斯以来各种重大的影响以及事件所加上的称呼，它正与原有的封建制度发生着冲突，这时候的武士道并不是一具不会腐坏的木乃伊，它仍然具有鲜活的灵魂。那是确实存在的，给予人类活力的精神。现在，小国受到了大国的福泽。日本沿袭着自己的高尚传统：以不抛弃本国的历史以及文明中的精华为前提，将世界提供的美好事物吸收并同化。日本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赐福于亚洲和人类。并且，这个机会随着范围的扩展，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如今，不光是庭园、艺术、家庭等，还有我们的娱乐甚至长久性的文化，都因为诸多日本因素比如花卉、绘画以及其他美好事物而丰富了起来。并且，在自然科学、公共卫生、和平与战争的教训等方面，日本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这本书，不仅仅是站在为被告辩护的立场上，而且站在预言者的立场上，以及拥有大量新、旧事物知识的长者的立场上，有

足够的资格对我们进行教育。在日本，新渡户博士可能是最擅长将传统武士道精神与现代日本的生活与活动、劳动与工作、手艺与脑力劳动、土壤耕作与修身养性融合在一起的人了。新渡户博士正是因为尊重并实践传统，才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建设者。从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台湾到京都，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实践者，不论是最新的科学还是传统的学术，他都十分精通。

在这本著作里，不仅仅是向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提供了重要情况，而且对于解决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个问题就是东西方和谐共处。曾经有许多文明出现在古代，可是在美好的未来世界里，这些文明可能会合而为一。虽然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非理性、暴力、侵略和痛苦，这一切都让人十分难堪，但是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的现状，将会成为过去时。如今，日本已经成了亚洲智慧与集体主义、欧美的精力、个人主义的中间人，它正在顽强地进行着工作。

新渡户博士博古通今、学贯东西，证明他十分适合这一任务。他是真正的文化阐释者与协调者。博士长期以来都忠诚于我主耶稣，所以他不需要辩解自己对主的态度，他也没有进行辩解。他洞察历史的发展途径是由于神的指引，同时，他还是受到至高无上的人类的朋友所指引的学者，所以，他必须对一切宗教创始者和基本教义同民族的、合理的、教会的衍生物加以区别。在作者自己的序言中，已经有所暗示，各国都有自己的信仰教义，基督教的宗旨不是要将它们破坏，而是要将它们非常好地融合起来。在日本，基督教不再是舶来品，它将脱去自己西方的外衣，把自

己的根深深扎入孕育了武士道的土壤里。解开枷锁，除去限制，
基督教将会跟空气一样，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

1905 年 5 月于伊萨卡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版序·····	4
增订第十版序·····	7
序 言·····	10
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制的武士道 ·····	1
第二章 武士道的缘起及发展 ·····	9
第三章 正义 ·····	18
第四章 勇于承担、顽强不屈的精神谓之勇 ·····	23
第五章 怜悯之心谓之仁 ·····	30
第六章 礼节 ·····	42
第七章 诚信 ·····	51
第八章 声誉 ·····	60
第九章 忠诚 ·····	68
第十章 武士所受的教诲和锻炼 ·····	80

第十一章 自我克制	88
第十二章 自杀与复仇的机制	95
第十三章 刀是武士的灵魂	110
第十四章 妇道以及妇女的地位	116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教化	133
第十六章 武士道是否还存在	142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未来之路	155

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制的武士道

和象征着日本的樱花一样，武士道也是日本本土固有的一朵花。但是，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已经失去水分的道德标本，保存在我们国家的历史植物标本集里。它到现在，仍旧是日本民族力量 and 美的承载物，依旧生机勃勃。武士道散发着道德的芳香，虽然它不具有任何具象形式，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生活仍旧受到它强有力的支配。在很久以前，诞生并哺育它的母体——封建社会制度——已然灭亡，可是作为封建制度产儿的武士道，在失去母体之后仍旧存活着，仍旧在我们头顶上散发出光芒，就像天空中那些以前存在，可是现在已经消失的星辰一样。它的光芒仍旧照亮着我们道德的前行之路。欧洲的骑士道与武士道可谓旗鼓相当，可是欧洲却对骑士道弃之不顾，当骑士道踏入棺椁的时候，伯克在它的棺椁旁，为它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颂词，这些颂词

为人们所熟知。现在，我感到万分的高兴，因为我能用伯克的母语（英语）来阐明对武士道问题的思考。

乔治·米勒博士，虽然他是如此学识渊博，可他却斩钉截铁地断言，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骑士道或者相似的骑士制度，都不曾在东方出现过^①。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定论，是因为一件极其可悲的事，那就是有关远东的知识非常匮乏。不过，这样的断言是完全可以被体谅的。因为米勒博士作品第三版的发行，与佩里舰队敲开日本闭关政策大门^②是同一年。这以后，经过了十多年，在我国的封建制度苟延残喘、即将灭亡的时候，卡尔·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他在书中说，应研究封建制度下的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这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在当时，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还存在着这种封建体系。我也想像马克思研究封建制度一样，对西方的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说：想要研究日本的武士道，可以从现代入手。

探讨和对比欧洲跟日本的封建制度以及武士的历史，这件事极富意味，不过，这本书的主旨并不是对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只是尽量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武士道的开端和出现武士道的原因；第二，武士道的特点和教义；第三，武士道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第四，武士道影响的长久性及持续性。在以上几点中，我第一点只作简略介绍，不然的话，读者就会被我引到日本历史的

① 选自1853年第3版《历史哲学》第2卷第2页，本书由米勒编撰。——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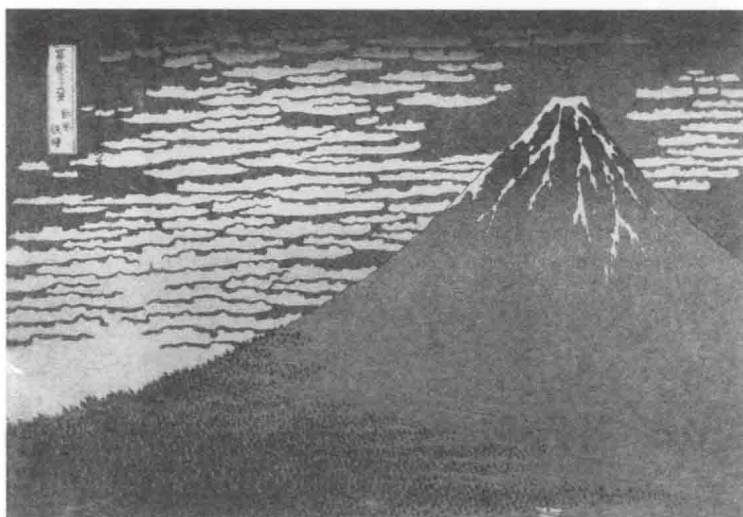
② 指1853年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东京湾）畔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译注



打破日本闭关锁国状态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

迂回曲折的小道里去了。因为第二点会使国际伦理学会以及比较行为学的研究者，对我国人民的思维以及行为方式感兴趣，所以，在探讨第二点的时候，我会更为详细。那么剩下的两点，就当作结论来处理了。

我尝试将“武士道”这个日语词简单翻译为 **chivalry** (骑士道)，其实在本义上，武士道远不及骑士道直白。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武士道就是武士在其职业中以及生活中都一定要遵循的道义。简而言之，就是“武士的守则”，也就是武士们必须承担的一些义务，而这些义务是武士的身份所带来的。既然这个词的含义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在之后的文章里请准许我使用它的原词。从其他方面来说，使用它的原词也是十分便利的。武士道如此别具一



富士山

格，并且定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都十分特殊，同时还具有地域约束，那么它必然有它独特的标记。所以，就算是最好的翻译家，也很难将这些极具民族特色、能反映出国民语言特点的词的特征表达出来，甚至很难保证一些不正确、不适宜的意思不会被加上去。德语中的“Gemüth”，谁能经由翻译将其完美表达出来？有两个词在语言上来说，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可是这两个词之间存在的差异，任谁都能感觉得到。

如上所述，所谓武士道，就是武士要遵循的守则，或者说是一些规章制度，它指引武士去遵循道义。它并不是明确的文本章法。它不过就是一些箴言，这些箴言或者是口耳相传留下来了，或者是一些知名武士、学者留下的手迹。武士道应该说是一部不具有文字，却留存在心灵深处的法典。而它之所以会有更为强大

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它只看行动不立文字之故。它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头脑创造出来的，无论这个人是如何才华横溢；它也不是出自于某一个人的生平，无论这个人如何名声赫赫；它是由数十年甚至于数百年的武士生活一点点积累发展起来的。在道德史上武士道的地位，就等同于在政治史上英国宪法的地位。不过，想要从武士道里找出一点具体的东西与大宪章（*Magna Carta*）或者《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确实，在 17 世纪的时候，制定过武家诸法度^①，不过这 13 条法令所规定的多是关于婚姻、城堡以及党派等等，对于武士的训诫以及行为守则在这里面只是稍有涉及。

所以，我们想要找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来指明“这就是起源”，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在起源的时间方面，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它是跟封建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因为它毕竟是在封建制度下日渐完善起来的。可是，因为封建制度它自身就是由许多错综复杂的线索交织而成的，所以武士道也不可避免地沿袭了这种特性。听说，英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是从被诺曼人征服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在日本的封建制度，就可以说是起源于源赖朝^②时代，也就是 12 世纪末。不过，英国人将其封建制度的起因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以前更遥远的时期，与此类似，日本的封建制度也在源赖朝以前很远的时期就已萌芽。

在封建制度初步形成时期，日本的专业武士必然会迅速得势，

① 1615 年 7 月，由德川幕府制定。——译注

② 源赖朝于公元 12 世纪时将木曾义仲和平氏家族打败，自此建立镰仓幕府。——译注

这种情形跟欧洲一样。这些武士，在那时候被唤作“侍”(sanmurai)。它跟古英语中的骑士一词意思相似，也就是侍卫或者随从，它的性质与恺撒在《阿奎塔尼亚》中提及的勇士 soldurii 相似；或者说，与塔西佗提到的跟随在日耳曼首领左右的卫士相似；或者说，与更后来的欧洲中古史上说的斗士相似；一般还可以用“武家”或者“武士”这样的汉字来表示。“侍”是具有特权的阶级，当然，这个字本来是指那些生性粗鄙以战争为生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计其数的战斗，对这个阶层进行着筛选，最后能留下来的必定是那些最勇猛、最具冒险精神的人，生性懦弱的胆小之徒就在这些淘汰过程中被抛弃了。如爱默生所说，只有“真正的男人、野兽般有力且粗野的族群”才能存活下来，“侍”的宗族和阶级，就由这些人来组成了。他们得到了无上的荣耀和巨大的特权，随之而来的就是重大责任。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感到，他们这一个阶级需要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特别是他们属于不同氏族，经常要站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候这些准则就显得更为有必要了。武士阶级的不检点行为，必须要受到某些准则的审判，就像医生间的竞争要受到职业准则的约束，律师违反了规矩时就要出席质询会一样。

要光明磊落地进行战斗！在野蛮人的原始意识之中，有着非常多的道德萌芽，而在儿童中也有类似意识。所有文功武德的根本所在，不就是这个吗？我们嘲笑（好像我们已然成年，超过了那个年龄，所以对此不屑一顾一样！）英国孩子汤姆·布朗^①那

① 汤姆·布朗是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里的主人公，小说作者为托马斯·休斯。——译注



日本古代著名武士文室绵麻吕

个十分幼稚的“在死后留下一个既不欺侮孩子，也不对抗大人的名声”的愿望。可是，这种愿望正是建立宏大道德大厦必不可少的基石，这一点谁人不知呢？连那些最为温和、最为拥护和平的宗教也持有这样的愿望，我这样说，难道是言过其实吗？英国的

伟大，多数是以汤姆的愿望为基石建立起来的。并且，很快我们就会看见，支撑着武士道的基石，并不亚于这种愿望。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战争本身都是野蛮和错误的，这一点教友派教徒已经对其进行了正确的证明，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能跟莱辛一样，说：“我们知道，遑论缺点如何巨大，美德都源于缺点”。

①对那些有着完善而纯真性格的人来说，最恶毒最具侮辱性的言辞就是“卑劣”“懦弱”。武士就跟成长中的少年一样，都是以这种纯粹观点开启自己的生命之旅的。但是，这其中的观点随着更为丰富的生活而变得复杂起来。在早期，这种信念必须找到更为高级的权威和有根据的来源，才能使自身得到认可、满足以及发展。要是没有更高的道德作为支撑，而只是单纯实施了军事制度，那么武士道的理想肯定会就此堕落，难以升华为武士道。骑士道在欧洲被基督教予以认可，并且基督教还给予了骑士道精神元素。正如拉马丁所说：“一个完美的基督教武士，他所具有的三大灵魂是宗教、战争以及荣耀。”这几个渊源，日本的武士道也同样具备。

① 莱辛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人，并且心地极为和善。但是他却极其崇拜奋斗式的生活，他站在这种立场上，就非常相信战争的价值。他写了一本名为《野生橄榄的皇冠》的书，在书中他说道：“所有技术的基础都是战争，当我说这种话的时候，也就代表着对于人类所有崇高的道德以及能力来说，战争也是一种基础。对于我来说，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奇妙也是非常让人害怕的，可是我知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简单来说，我发觉一切伟大的民族，他们语言中的真谛与思想上的威力，都是能从战争中学习到的；他们的修养从战争中获取，最终却毁在了和平的手中；他们接受来自于战争的教育，可是却被和平欺骗了；经由战争，他们受到了锻炼，最后却被和平背叛；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在战争中出生，却在和平中死去。”——原注

第二章 武士道的缘起及发展

首先要从佛教开始讲起。佛教将淡然地顺从命运的思想赐给了武士道：从容接受难以避免的事，像禁欲主义者一样沉着冷静地面对危险与灾难，轻生敬死。有一位顶级的剑术教师^①，他将自己的生平绝学全部传授给了弟子，在这时他对自己的弟子进行了一番训示，他说：“我已经倾尽我所能，再往上已经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只能靠禅来教导你们了。”“禅”是由 Dhyana 翻译而来的，它的意思是“依靠冥想，在语言难以描述的思想领域内，让人的努力变为现实”。^②冥想，就是它的方法。根据我的理解，它的目的在于参透一切表象背后的本质，如果可以的话，要确定绝对的存在，然后与这种绝对融为一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已

① 此处指柳生但马守。——译注

② 选自《异国风物及回想》第84页，作者小泉八云。——原注

经超越了一个宗派的教义了，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成为一个参透禅机的人，就能洞悉万象，领悟到一个“新的世界”。

神道教也提供了一些东西给武士道，这些东西是佛教难以给予的。神道教的教义给武士道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忠于君主、敬重祖先、孝敬父母。这些都是其他宗教无法教导的，这些东西在武士的傲慢性格之中赋予了服从。“原罪”那样的教义，在神道教中并不存在。神道所存在的教义与之完全相反，神道相信人心本善，跟神一样，它们都是纯洁的，并将它敬为最神圣的“密室”，用来宣示神谕。参拜过神社的人都知道，那里供礼拜的对象以及道具非常少，它最主要的部分是一面挂在内堂的无装饰的镜子。这一点是很容易作出解释的，镜子象征着人的内心，当内心完全平和宁静的时候，神的崇高形象就能得以反映。所以，当人站在镜前礼拜神灵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自己的仪态。而这种礼拜的行为，就跟古老的德尔斐神谕一样，最后的归宿都是“知汝本身”。不管是希腊的教谕也好，日本的教谕也好，“知汝本身”都不是指了解人肉体上的组成，也就是说不是指解剖学或者精神物理学的知识。它所指的应当是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从蒙森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做的比较来看，在礼拜时，希腊人是抬头望天，而罗马人则是用东西将头盖起来，前者的祈祷是凝视，而后者的祈祷就是内省。就本质上来说，我国人民的自我反省与罗马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接近，但是它并不是个人道德上的意识，它更像是整个民族的道德意识。神道中自然崇拜的教义，让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更为接近国土，而神道中先祖崇拜的教义，将不同系谱相互关联起来，从而使整个民族都以皇室为共同的先祖。国土对于我



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释迦牟尼佛佛像

们来说，不仅仅是提供矿物、种植谷物的土地，它是民族诸神也就是我们的先祖居住的神圣之地。另外，我们并不把天皇看作法治国家的警察首领或者文明国家的保护者，在我们心中，天皇是上天在人间的肉身代表，他具有上天的权力和仁慈。要是包特密先生所说的，英国皇室“不仅是权威的代表，而且还是民族统一的创造者以及象征”^①，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确信是正确的），

① 选自《英国人》第188页，作者包特密。——原注

那么，在日本，皇室的意义要在此基础上再加强两到三倍。



日本神道教的神社

神道教教义所包含的爱国和忠义，是日本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特点。阿瑟·梅·克纳普说：“在希伯来文学中，你要分辨说的是神的事情还是国家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还是耶路撒冷的事情，是救世主的事情还是国民自己的事情，通常是非常困难的。”^①事实正是这样。在我们民族的信仰（神道）用词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类似的混淆。讲究逻辑思维的人，的确会因为这些暧昧用词而认为这是一种混淆，但神道从来就不是合理的神学或者有体系的哲学，它只是一个包含了国民本性和民族情感的信仰结构。这个宗教，或许称之为由这个宗教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会更为贴切。它对武士道注入了彻底的忠君爱国思想。神道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不一样，它不像后者有一些信仰条款，而是直接以行为作为准则，所以与其说这是教义，不如说它作为一种刺激，

① 选自《封建的和现代的日本》第1卷第183页，作者阿瑟·梅·克纳普。——原注

发挥了自己的效用。

要是谈论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谕，对武士道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中国孔子的教诲。早在中国经书输入日本以前，我们的民族就已经本能地意识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孔子的教诲将它们进一步明确了下来。平静、仁慈是孔子教诲在政治道德方面的特点，同时，这些教诲极富处世哲学，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的武士。尤其是孔子贵族的、保守的言论，十分适应武士政治家的需求。孔子之后的孟子，对于武士道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孟子的学说非常有力并且都很平民化，对于那些具有同情心的人来说，孟子的学说非常有吸引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对现存社会秩序存在危害性，是一种反叛的思想，他的作品也因此而成了禁书。不过，就算是这样，在武士的心目中，这位圣贤的言论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

青少年的主要教科书就是孔孟著作，成年人之间探讨问题的最高权威也是孔孟著作。想要受到崇高的尊敬，光靠读这些圣贤的著作是不够的。对于那些仅仅是在书的层面上了解了孔子的人，有一个俚语是嘲笑他们的，说他们是“读了《论语》，却不知道《论语》”。有一位典型的武士西乡南洲，他甚至将文学知识丰富的人叫作“书蠹”。而另外一位武士则用臭菜来比喻学问，他说：“学问就跟臭菜一样，一定要认真去掉臭味，不然的话，就没有任何用途了。书读得少，就少有学者的酸臭味，而书读得多，学者的酸臭味就越多，这真是非常难处理。”他之所以这样说，着眼点是：学习者应将学习的知识同化融会，并且能从自己的品行上将这种学问表现出来，这样学问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只懂得知识的专

家，会被看作一台机器。知识应当是属于道德情操的，人以及宇宙都被看作是充满灵性并有道德的。赫胥黎认为宇宙的运行与道德性无关。这样的观点，武士道是不会接受的。

对于上述的那些知识，武士是十分鄙视的，他们认为，应该将知识当作一种获得智慧的手段去探索，而不应当将知识本身当成目的。所以，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人，便被看成一架便利的机器，因为其只会遵照命令吟诵诗歌名句。那些能与实践相结合的才被看作知识，这是苏格拉底的教诲，这个教诲在中国的伟大哲学家王阳明^①那里同样得到了极致的解说，这正是他毫不厌倦一再强调的“知行合一”。

说到了这个问题，请准许我暂时脱离主题。因为这位哲人的教诲影响了很多高尚的武士。关于王阳明的著作，西方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与《新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你们只有先去寻找上帝的王国以及上帝的正义，这所有的东西才会属于你们”这样的说法，要是抛开词汇上的差异的话，在王阳明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透露出这样的思想。三轮执斋是王阳明的日本弟子，他说：“天地万物之道，赋予人便为心。故心具活力，光辉永照。”又说：“其本体之灵明，恒放光明，与人意无关，自然存之，辨明善恶，此谓之良知，乃天神光明。”这些话，难道与艾萨克·彭宁顿或者其他神秘主义哲学家的一些文章不相像吗？如此看来，受神道教简单教义影响的我国人，他们的心态非常适合接受王阳明的思想。那种良知永远正确的说法，被王阳明演绎成了极端的超

① 即王守仁（1472—1529），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学、道学、佛学。——译注



崇尚知行合一的大儒王守仁画像，绘者张大千

现实主义，良知被赋予的能力，不仅仅是区分正邪善恶，还能认识各种精神思想和各种现实的性质。与贝克莱和费希特相比较，王阳明在贯彻理想主义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于否认了人的认知之外还有其他物象存在。在唯我论中，有很多受到批判的逻辑错误，虽然说王阳明的学说几乎包含了这一切的错误，但是它具有极强的确信力，所以，在发展独特的坚毅性格以及修养宁静心灵方面，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难以否定的。

这样看来，无论其渊源是什么，武士道吸纳并融合于自身的原理是少而简的。虽然量少并且简单，但是，武士道仍然在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提供了很好的安全处世方法。在古代思想的康庄大道或者崎岖小道上，我们的武士祖先，凭借着自己健全与质朴的性格，将平凡而零星的穗束搜集起来，然后从中将它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发掘了出来，并且应时代要求，他们还从



日本著名武士正札

这些穗束中找出了全新的无可比拟的男人之路。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是一位敏感的法国学者，他将日本在 16 世纪时留给他的印象进行了总结，他说：“在 16 世纪中期，日本的政治、社会、宗教，都处在混乱不堪的状态里。但是，在日本，内乱、生活方式回到野蛮时代、各自的利益必须由自己来保障，这些东西造就了一类人出来，这类人可以与丹纳所赞扬的 16 世纪的意大利人相媲美。在丹纳口中，这类意大利人具有‘勇敢的独立创造能力、果断作出决定并坚决执行下去的习惯、实践和吃苦耐劳的伟大能力’。与意大利一样，在日本，中世纪的时候，粗放的生活习俗，让人变成了一种伟大的动物，他们是‘完全斗争的、反抗的’动物。这就是在 16 世纪日本民族的主要特点被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的原因，这种主要特点就是在精神和气质上具有极其明显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印度和中国，主要体现在能力与知识的多寡之上，可是在日本，除这些外，还有一个差别，体现在性格的独立创造性上。如今，优秀的民族和高度的文明的象征物正是个性。我们可以用尼采所热爱的表达方式来说，在亚洲大陆，谈及人就会涉及那里的平原，可是在日本和欧洲却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以山川作为人的象征。”

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评论了日本民族的普遍特点，那么我们就从这里下笔吧。我们将从“正义”开始。

第三章 正义

正义，是最为严厉的武士准则了。武士最为厌恶的就是卑鄙的行为和奸诈的举动。对正义下的定论，可能是不正确的，也可能只是太片面了。有一位出名的武士，他对正义下的定论是决断力，他说“义为勇之意，为决断之心。即能凭借道理毫不犹豫下定决心的意志。分清场合，应该死的时候不偷生，应该进攻的场合不退却”。还有一位武士，他则得出了如下结论：“气节正义，就跟人身上的骨骼一样，要是失去了骨骼，想要将头端正地放在上面，那是不可能的。并且手不能动，足不能立。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气节正义，空有才能学问，也是无法在这个世上立足的。作为武士，就算是鲁莽粗心，但只要有了气节正义，也就可以了。”孟子说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同时，他还感叹：“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①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像在一面镜子中，隐约看到了在他三百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的一位伟大的导师^②所说的话的影子？这位伟大的人生向导，他说：失去的正义之路被我找到。可能我所说的偏离了主题，总而言之，就孟子的观点而言，正义是一条笔直却狭窄的道路，我们想要重新找回失去的乐园，就应当走这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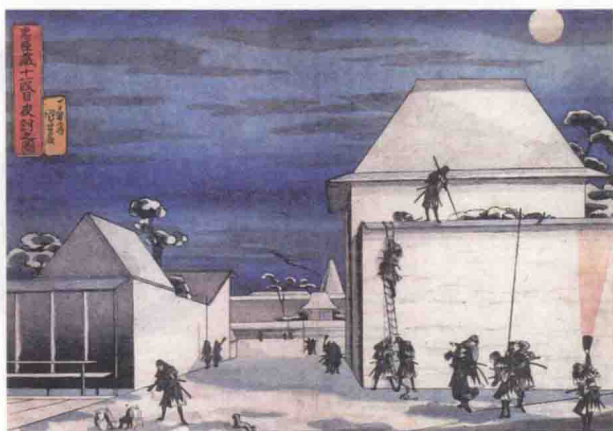
德川家康所属的德川家族的家徽

长时间不间断的安乐景象，出现在了封建时代的末期，这就导致武士阶级的生活有了很多闲暇时间，那么各种娱乐跟技艺爱好就随之出现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义士”这个词的地位也不低，它比那些指学问或者擅长艺术的所有名词的地位都要高出不少。有四十七位忠臣，是我国国民教育中时常提到的，但是在民间，大家都并不称呼他们为四十七忠臣，而是称呼他们为四十七义士。

在那个时代，人们最常用到的战术是阴谋诡计，而最常用到的策略是弄虚作假，在这种风气之下，那种直率高洁的男人美德，就像一粒钻石般，闪耀着最灿烂的光芒，接受着人们的赞许。正义和勇气，是武德中的双胞胎。在说到勇气之前，我想先就“义理”进行一番解说。“义理”这个词，可以看作由义衍生出来的，

① 选自《孟子·告子上》。——译注

② 基督。——译注



四十七义士为主公报仇

最开始的时候，它只是跟原来的词义稍有不同，但是慢慢地，它与原词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到最后，它终于背离了原词义，变成了世俗词汇。什么叫“义理”？从字面上来看，当然是“正义的理由”，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个词竟然指代了含义不清的义务感，一种要完成国民舆论期待的义务感。从“义理”原本单纯的意义上解释，它意味着我们对于自己的双亲、对长辈、对晚辈、对一般社会所担负的责任，这个所指简单而明了。在这些时候，义理就等同于义务。因为，所谓的义务，就是我们在“正义的理由”的要求和命令之下，去完成某一件事，除了这个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对我们来说，“正义的理由”是绝对的命令，这难道不对吗？

义理原来的意思也就是义务。那么为何会出现义理这个词呢？我想应当是因为以下的事实：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行为必须受到某种权威的命令控制，以此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举个例



明治十一年大判锦绘，画中人物为武士山中幸盛

子，就像我们对双亲的行为，应该说我们唯一的出发点是爱，可是在缺少爱的情况下，就要受到某种权威的命令去履行孝义。人们想要构造这个权威的东西，所以义理就出现了。要是道德再也不会被爱强烈刺激到了，那么人们就必须向理智求助了，也就是说，有必要教育人们应该凭借着理智来正确地行动。所以，顺理成章的，他们就构建了义理的权威性。那么，其他的道德义务，可以说也与这原理一样。一旦将义务视为了重担或者累赘，为了防止我们逃避自己的义务，义理就会立刻参与进来。按照这样来理解，义理就应当是一个极其严厉的监控者，为了让怠慢懒惰的人履行自己的义务，它用自己手中的长鞭去鞭策这些人。从道德

上来说，义理的能力只能排在第二；从动机来说，义理跟基督教爱的教诲——爱就是“律法”——相比较，也是望尘莫及的。按照我的观点，义理之所以会产生，是人为的社会的条件导致的。这个所谓的人为的社会，指的是一种阶级差异，这种阶级差异是偶然出现的，它的形成与实力的偏袒无关。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以家族为一个单位，在家族里，年长者远比杰出的才能更为让人尊敬，在这种随意的人为习惯之下，爱情经常被迫低头屈服。而义理之所以会日渐堕落，正是由于这种人为性，义理堕落到最后，成为一种解释一件事或者承认一件事时，拿出来的含混不清的行为逻辑，例如，为了救自己的长子，在必要的时候，为什么母亲可以牺牲自己的其他儿子？为了给父亲的放纵提供资助，为什么女儿一定要出卖贞洁？等等。我认为，义理的出发点应当是“正义的理由”，可在决疑论面前，它却常常低下了头。甚至于它已经堕落到胆小懦弱、不敢承担责难的地步了。对于爱国之心，司各特写过：“它是最美的东西，而同时，又经常是最为值得怀疑的东西，是其他感情用来进行掩饰的伪装”。这句话用来对义理进行阐释，我觉得十分的合适。不管是超过了“正义的理由”来使用它，还是找不到“正义的理由”就使用它，都会造成义理这个词的滥用，而且滥用程度是惊人的。形式多样的狡辩和伪善，都会隐藏在义理羽翼的庇护之下。要是在武士道之中，失去了敏感而正确的勇气和勇于承担、顽强不屈的精神，那么义理成为胆小之辈的安乐所，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第四章 勇于承担、顽强不屈的精神谓之勇

想要在道德上获得价值，勇气就必须是以正义为基础。关于勇气，在《论语》中，孔子以其常用的论证手法，从反面下了一个定义，其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①将这句话换一个说法，从正面来说就是：“去做正义的事情，就是勇。”有些事情时常被当作勇气来看待：愿涉万千险境、拼了性命、闯进阎王殿。所以，当一些拿着武器的莽夫们有这种鲁莽行为的时候，就能得到欢呼。其实这种欢呼是不合时宜的，这种鲁莽的行为，被莎士比亚称为“勇气的私生子”。在真正的武士看来，这样做是不正确的，为了不值当的事送了性命，会被轻看成“犬之死”。对于勇气，柏拉图也下了一个定义：“对于应当害怕的事和不应当害怕的事，要能

① 选自《论语·为政》。——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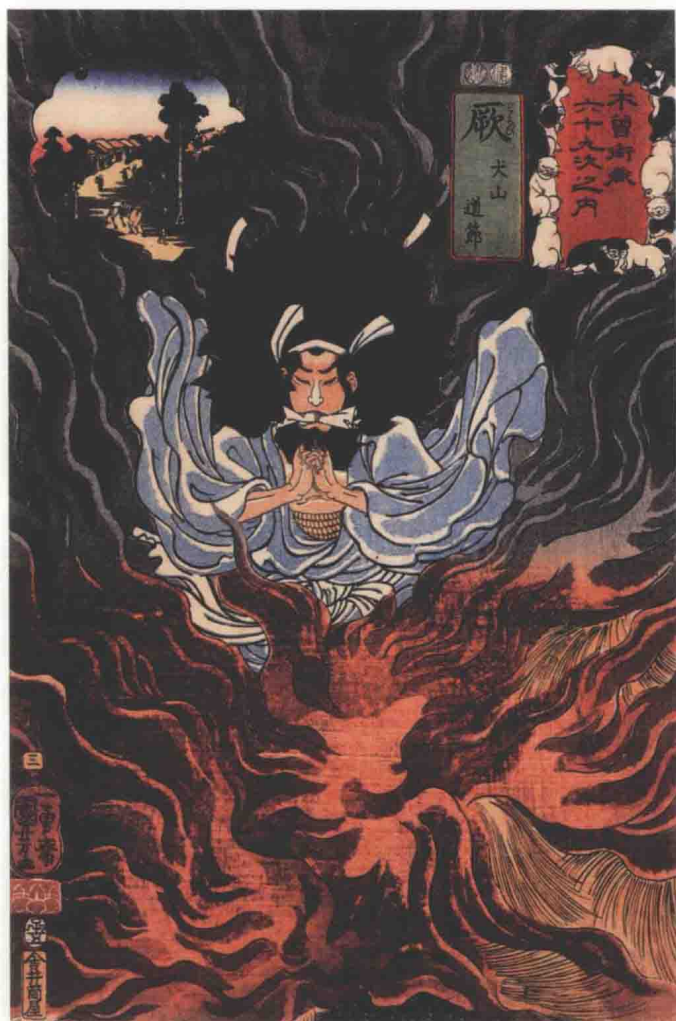
明辨。”对于柏拉图，水户的义公^①根本未曾听闻，但是他说：“跑到战场上去送死这样的事，任何一个卑贱的莽夫都可以做到，这也实在太容易了。在该活的时候活下去，在该死的时候毫不犹豫去死，这才能叫真正的勇气。”在道德的勇气与肉体上的勇气之间，西方作出了区分，而这个区分在很久以前，我国人民就已经认同了。任何武士在其少年时代，肯定都听说过“勇气”跟“匹夫之勇”。

对于少年来说，类似于坚毅、顽强、勇敢、冷静、勇气等品质是最能拨动他们心弦的，并且，这些品质可以通过实践和演练来得到锻炼。少年们从小就受到有关这方面的激励，这些品质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了。母亲还将其抱在手上的时候，有关战争的故事幼儿就听过了多遍。要是孩子因为一些疼痛流泪了，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母亲的责怪。同时，母亲会激励他：“这么一点疼痛就流泪，这是多么软弱的一种表现！要是你在战场上，手被砍断了该如何是好？被命令切腹的时候该如何是好？”歌舞伎《仙台萩》讲了千松纯真而坚忍的故事，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感人的故事：“母鸟衔着食物飞到笼子边，小鸟张开小嘴准备吃食物，他看到了这个场景，便对小鸟幼稚的心灵极其羡慕、不过他也明白，忍受饥饿，对于武士的儿子来说，是在履行忠义之道。”在童话里，有很多关于坚毅和勇气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肯定难以将向少年灌输大无畏精神的方法全部包括在内。

为了锻炼孩子的胆量，有时候，父母还会采取一些听来冷酷的严厉手段。他们说：“狮子就是从万丈深渊处，将自己的孩子扔

① 义公指的是德川光国。——译注

下去。”那么武士呢，就是在危险的深谷处，将自己的孩子推进去，让他们去体会西西弗斯式的苦役。甚至于有时候让孩子忍受饥饿，在寒冷中待着，并且认为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锻



充满勇气的武士

炼，可以让他们学会坚忍。要求儿童到陌生的人群之中去，或者在寒冷的冬季，要求孩子在黎明前就起床，早餐之前就去老师家进行朗诵练习，而且要光着脚走到老师家去。还有，将几个少年



日本浮世绘中的贤女烈妇

集中起来，在天满宫节日的时候，让他们通宵轮班大声朗诵。而少年们最喜欢的娱乐是到刑场、墓地、凶宅等让人汗毛直立的地方去。他们不仅让少年在执行斩刑的时候去观看那可怖的场景，还让他们在黑夜的时候独自去那个地方，将记号留在被砍下的头上才能回来。

这种“胆量训练”的手段，已经完全超越了斯巴达式的训练，这肯定会使现代教育家吃

惊不已，在他们胆战心惊的同时，还会引发这样的疑惑：这样的手段，会不会是一种蛮横的手段，会将人心灵中的温情扼杀在摇篮之中呢？

在赋予人的灵魂之时，勇气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平静，也就是内心的冷静。勇气的动态表现是敢做敢当，而静态表现则是沉着。镇定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惊慌失措难以侵袭他，他内心的宁静不会被任何东西扰乱。就算在最为激烈的战斗中，他仍旧从容冷静，在巨大的变革之中，他的内心也能保持沉着。地震也



日本《本朝名将鑑》中的八幡太郎义家。义家英才盖世，料事如神，身手矫健绝伦，此外还擅长和歌艺术。

难以震动他，对于暴风，他会付之一笑。就算危险或者死亡临近，他也不会惊慌失措，例如，在灾难到来时吟唱诗歌，在死亡到来时唱出和歌，这样的人，被我们称赞为实实在在的伟人。他们的字迹或者声音与平时并无二致，一直都是从容淡定的，这些就是他们心胸广阔的确凿证据，应当说，这些证据证明他们心胸开阔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这样的心胸，完全没有其他顾虑、杂念，还能将更多的东西容纳进去。

有一些可靠的史实，记载太田道灌是江户城的创建者，当他被长矛刺中的时候，那个刺客知道他喜欢诗歌，所以还吟诵了诗歌的上句：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应当珍惜生命。这位即将死去的英雄在听到这句诗的时候，完全不顾他肋侧所受的致命伤，将下一句接上：除非很早就已经将生与死之事看淡。

甚至于，还有体育的成分包含在勇气之中。有一些事情，在普通人看来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在勇士看来都是些小儿科的事。所以，在古代，战争开始时，对战双方相互进行戏言，先进行和歌比赛，这样的事是极为常见的。对战可不光是蛮力的较量，它还是智慧的抗衡。

在 11 世纪末所进行的衣川战斗就是这样的性质。东国的军队溃败，指挥官安倍贞任落荒而逃。大将源义家对他进行追击，源义家在靠近他时，高喊：“你居然是个临阵脱逃的卑鄙之輩，将身子转过来！”贞任勒住了马，源义家见了这一幕，便高声吟唱：战袍的经线都已经裂开了。他的话刚落音，手下败将贞任便接道：常年战乱也不能将我如何。

立刻，义家就将拉满的弓放下了，转身离开，让这个原本已

是瓮中之鳖的敌军逃了出去。有人感到非常好奇，问他为什么将敌人放走。他回答说，在敌人穷追不舍时，仍能保持内心的沉着，这样一位坚毅的人，我不忍心去侮辱他。

安东尼和屋大维在布鲁图弥留之际所感到的悲伤，武士们都会有相同的体验。上杉谦信同武田信玄两人之间战斗了14年，当上杉谦信听闻信玄的死讯时，他放声痛哭了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佳对手”。上杉谦信对武田信玄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个高尚的典范。

信玄的领地是一个山国，离海特别远，他们的食盐供给需要依靠东海道的北条氏。虽然在表面上北条氏没有与信玄开战，但是，为了削弱信玄，北条氏暗中禁止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在听闻信玄的窘迫处境之后，谦信便写信给他说，听说北条氏用食盐来困住你，这种手段卑鄙至极，虽然我与你开战，但都是光明正大地用弓箭相搏，不会用米盐这些生活必需品来钳制你。从现在开始，请你来我们国家取盐，只要你需要，拿多少都可以。与卡米勒斯所说的“罗马人是以兵器交战，而不是以黄金财物交战”比起来，这个故事更是超越了这句话。尼采说：“为你的敌人而自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敌人的成功，也就等同于你的成功。”这句话将武士的心性很好地表达了出来。确实，勇敢与荣誉的分量，是不相伯仲的，它要求，在战争时你能当作敌人的人，应当是平时值得交往的人。当勇气能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时候，它与“仁慈”就非常接近了。

第五章 怜悯之心谓之仁

自古以来，爱、宽容、仁爱、同情、怜惜，被看作最高的优良品质。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被看作人的精神中最为高尚的东西。从两个方面来看，它都被当作道德王者。一个方面是，它占据着被多种高尚道德围绕着的王位，那么它理所当然是王者；另一方面，对于王者之道来说，它是极其符合的，所以它也能成为王者。对于王者来说，仁慈的头衔远比皇冠更为适宜。用王者的权杖来进行统治，完全比不上用仁慈来进行统治。怎么用言语来表达，需要让莎士比亚来教我们，可是内心的感受，我们就不需要他来教了，因为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都一再强调，仁慈是为人君主的首要条件。孔子在《大学》中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又说：“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义者也。”依据这个说法，孟子也提出了观点：“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他还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对于这个王者必不可少的品质，孔孟二人也下了定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仁者人也。”

封建制度下的政治非常容易堕落，一旦堕落它的主旨就会变成随意使用武力，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之下，只有仁才能将我们从最糟糕的专制政策中救出来。被统治者奉献出了所有的“生命以及躯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统治者本身的意愿了，如此一来，极权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起来。人们通常用“东方独裁”来称呼它，说得好像西方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独裁者一般！



丰臣秀吉画像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独裁政治，我都坚决反对。可是，要是把独裁政治等同于封建制度，那是完全不正确的。腓特烈大帝曾说过：“一个国家里的第一个公仆就是国王。”法学家们在评论这句

话的时候，说是迎来了一个自由发展的全新时期，这一点完全没有错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日本东北部，一个名为米泽的偏远地方，有一位名叫上杉鹰山的人，大致在同一时期，恰好也发表了相同的言论^①，这句话很好地表明了，封建制与武力压迫并不是一样的。封建君主觉得，对于自己的臣下，他并不需要承担什么相应的义务，但是，对于自己的祖辈和上天，却怀有极强的责任感。他是作为上天的代表，前来保护子民的，他是子民之父。在中国的经典著作《诗经》中说到过：“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另外，在《大学》中，孔子也曾教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如此一来，民众的舆论跟君主的意愿就相互交融起来了，或者说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交融了。正是因为这样，武士道也接受并相信父权政治，这种政治与通常对这个词下的定义并不一样。这种生父政治，是相较于对关心稍为忽视的叔父政治，也就是美国政治而言的。专制政治与父权政治，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前者，国民的顺从并非完全地心甘情愿，而对于后者，国民则是“满怀自豪感地顺从，带着尊严地顺从，即使在归顺中，也是怀着自由之心地顺从”。有一个古代的谚语，它说英国的国王“是魔鬼之王”。何出此言呢？因为他的臣下经常忤逆他，并且篡夺他的王位，而法国的国王“是驴之王者”^②。何出此言呢？因为他总是无止境地征收苛捐杂税。而西班牙的国

① 原话为：“君主为国为民而存在，而非国家人民为君主而存在。”——译注

② 在英语中驴子的复数 asses 与课税 assess，这两个词的发音很相似。——译注

王则是“人之王者”，何出此言呢？因为归顺于他，人民感到十分开心。对于这些说法，不能断定它们完全是谬论。

品行和权力，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可能是难以融合的两个词。对于英国的社会基础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波别多诺斯采夫曾对这两者有过非常鲜明的对比，他觉得大陆各个国家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来建立社会的，而英国社会与此相反，它所注重的是独立人格的疾速发展。这位俄国政治家说，在欧洲大陆各个国家，某种形式的社会联盟是个人个性发展的依托，说到底，也就是个人个性发展依赖于国家，这种情况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国人民之中尤为显著。当然，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一点也是



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德川家康

极其正确的。但是，对待君主自由行使权力，日本国民并不会像欧洲国民那样感到沉重的压迫，相反，他们用对待自己父亲的感情来对待这件事，那么压迫感普遍都能得到缓解。

俾斯麦说：“统治者拥有刚正不阿的强烈责任感，并且充满精力、内心谦卑，这是成就极权政治的第一个条件。”要是可以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的话，我会引用德国皇帝在科布伦茨发表的演讲。他说：“上帝恩赐了王位给国王，那么同时赐予的，还有对上帝肩负的大量义务和重要责任。想要为国王将这些义务和责任去除，无论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议会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仁这种品德，像母亲一般温润柔和。要是将正直的道义和严肃的正义看成专属男性气质的话，那么，仁慈所具备的，就是女性的温和与说服力。不要陷入不加区分的溺爱之中，应该让正义与道德作为辅助，这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诲。伊达政宗有一条格言，人们时常会引用，可以算得上是一语道破玄机，他说：“太过于正义，就会变得固执；而太过于仁慈，就会变得懦弱。”

何其幸运，仁慈是美，时常可见。有一个极为普遍的真理，“最为刚强的人，他就是最为温柔的那个人；最为仁慈的人，他就是最为勇敢的那个人”。我国国民的高尚品格，立刻就能被“武士情结”这句话打动。这并不是说武士的仁慈不同于他人的仁慈。不过，仁慈对于武士来说，是适当结合了正义的仁慈，而不是一时兴起的莽撞。并且，武士的仁慈不单纯是指一种心理，这种仁慈的背后是拥有生杀大权。类似于经济学家说的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武士的仁慈可以看作有效的仁慈。因为在这种仁慈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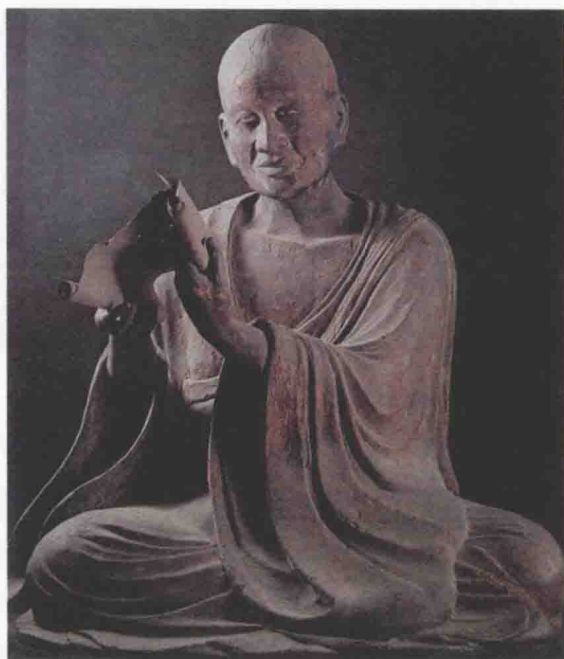
本画为大判锦所绘，画中主要人物为左军师后藤基次

包含了某种实力，这种实力可以给对手带来好处或者伤害。

武士拥有武力，并且他还拥有特殊权利可以去实施武力，他们为此而自豪，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完全赞同孟子所说的仁慈具有的力量。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他还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亚当·斯密，他以同情心为自己道德哲学的基础，而在他很早以前，孟子就有了这样的说法了。

不得不说，这十分让人惊讶，一个国家对武士荣誉进行的教诲，居然会与其他国家有关的教诲如此相似。换一种说法，东方的道德观念受到了诸多批判，可是在这些观念里，居然能发现某些东西，它与欧洲文学最高尚的格言有许多相符之处。下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诗句，它出自维吉尔：

对失败者给予安抚，对骄纵者给予打击，
创建和谐之路——这是你们的职责。



日本著名武士平清盛

要是让一个具有才能和远见的日本人看到这样的诗，很可能他立刻就会对这位曼图亚诗人进行指责，说这位诗人剽窃了自己国家的文学。

有一种品行被称赞为特别与武士相匹配，那就是对弱小之人、卑劣之人、失败之人的仁慈。日本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和尚倒着骑马，对日本美术感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幅画，画里的和尚以前就是一名武士，在他名声高涨的时候，人们只要听见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公元 1184 年，爆发了须磨浦之战，在我国历史上，这一次战役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当时，他对一个敌人穷追猛打，用自己巨大的臂力将敌人扳倒。遵照当时的战争规则，

只有两种情况才准许被扳倒者流血，一种是被扳倒者具有很高的身份地位，另一种是被扳倒者与扳倒者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所以，这位英勇的武士就想知道，被自己扳倒的人叫什么名字，但是被扳倒的人并不告诉他，他就将被扳倒者的头盔摘了下来。头盔下是一张漂亮的少年的脸孔，他光滑的下巴上没有一根胡须。武士感到十分吃惊，他松开了手，将少年扶起，他用一种慈父般的口吻对少年说：“这位漂亮的少年，逃离吧，去你母亲那里，熊谷的刀不愿沾染你的鲜血，趁着敌人还没有来询问，你赶紧走开吧，走得越远越好！”可是，年轻的武士并不肯逃离，他请求熊谷将他的头砍下来，这样做是为了两位武士的荣誉。熊谷的大刀曾将很多人的生命夺走，现在，他将这把大刀，熟练地挥动到银白的头顶上。可是，他那颗坚硬的心软化了，他自己的儿子，今天是第一次上战场，儿子伴随着号角声冲锋陷阵的身影在他眼前闪过，他强有力的手颤抖了起来。他再一次发出让少年逃离的请求，但是敦盛再一次拒绝了。正在这时，熊谷听到了渐渐靠近的脚步声，他知道自己这一方的士兵过来了，他大声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离开了，死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里，还不如让我亲手杀了你，日后再为你祈福超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大刀就在这一刹那间从空中划过，少年武士的鲜血便将刀刃染红了。熊谷在战争结束后凯旋，可是对于任何功勋荣耀他都不再有丝毫牵挂，他剃度出家了，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半生戎马，从此对西方的弥陀净土加以信奉以及颂扬，并立下誓言，不用后背对着西方，将自己的后半生全献给了圣洁的游方之道。

或许，对于这个故事里的漏洞批评家们会加以指责。或许，



战斗中的武士

在一些细节之处，确实有值得批驳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用温柔、恻隐以及仁慈来美化了武士的最冷酷的武力，它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在古代，有一则格言说：“穷鸟入怀，猎人不杀。”基督教所推行的红十字运动，为什么可以很轻易地在我们国民中站住脚，或许可以用这个格言来解释了。《日内瓦条约》，也就是国际上的红十字条约，我们在听闻这个条约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从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马琴的笔下，得知了为受伤人员提供医疗的事。

萨摩藩这个地方，因为崇尚武士精神以及武士教育而出名，这里的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喜好音乐的风气。这里的音乐，指的是弹奏感伤而柔美的琵琶，而不是指当作“生死拼搏的前奏”，刺激大家去模仿猛虎举动的号角跟战鼓。这里所指的音乐，可以用来使激烈的心绪得到缓和，使思绪在腥风血雨之外自由翱翔。要是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只要是未满 30 岁的青年，都必须接受音乐教育，这已经规定在阿卡迪亚的宪法之中了。因为荒芜的土

地让他们养成了彪悍的性格，而用音乐这种柔美的艺术，可以将他们的性格进行柔化。他认为，因为有了音乐带来的影响，所以在阿卡迪亚山脉这一区域，才没有凶残成性的现象发生。



能乐艺人扮演的武士

在日本，并不是只有萨摩藩这一个地方的武士们在培养儒雅之风。松平定信将自己的想象写在了他的随笔里，在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话：“悠悠的花香、远处寺庙的钟声、凉夜里的虫鸣声，都是些幽然成趣的事物，若是它们搅扰了你的清梦，千万不要怪罪于它们。”他还说道：“将花吹落的风、将月亮挡住的云彩、吵吵闹闹的人，这三者虽然是非常讨厌，但却是可以原谅的。”

在武士阶层里鼓励诗歌写作，正是为了让这些美好的情感流露出来，不对，应该说赋予自己内涵会更好。这样一来，在日本的诗歌之中，就隐隐带了一股悲壮却雅致的强大风气。大鹭文吾是一位乡村武士，有关于他的趣事，已经传为众所周知的佳话了。



松平定信手书

有人劝他，让他学习作俳句，给他的第一个题目是“莺声”^①，让他来试试，他那粗鲁性子又起来了，便随意说出了非常糟糕的诗句：

武士背过耳，
不想听初春时黄莺的啼叫。

① 此处指黄莺，黄莺有的时候被称作日本夜莺。——原注

对于他这样粗糙的情感，他的老师并不觉得奇怪，甚至还对他加以鼓励。终于有一天，他内心的艺术细胞被激发了起来，他伴随着婉转的黄莺之声，吟出了佳句：

武士驻足而立，
为黄莺的歌声而倾倒。

在战场上负伤，即将倒下之际，克尔纳吟唱出了他那极负盛名的《告别生命》。在他那短暂的一生之中，有着无数的英雄行为，我们对此交口称赞并羡慕不已，但是，在我国的战争之中，与之相同的事情绝不在少数。因看到的景物触动了心灵，情感便在一瞬间喷薄而出，简明而有力的诗体，用来表达这样的情感是再适合不过了。只要是有点文化涵养的人，都能进行和歌、俳句的创作。武士在战场上驰骋，他把战马勒住，将小砚盒从腰间的箭筒中拿出，然后开始作诗，而要是战场上失去了生命，那么从他的头盔或者胸甲中，通常能找到他经常诵读的诗书。

在欧洲，在战争的最残酷时期，是由基督教将怜悯之心唤起。而在日本，唤起怜悯之心的是对于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儒雅的情感内涵，会将对他人的怜悯之心唤醒。而礼仪的基础，便是由尊重他人的情感而出现的谦恭和热情的态度。

第六章 礼节

日本人让外国人注目的，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情而庄重的礼节。要是只是为了害怕有损良好的风度形象，才有这些礼节的话，那么这样的品德根本就不值一提。真正的礼节应当与这个完全相反，这种情感应当是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怀，并由此而引出外在行为。并且，它还反映出对正当事物应有的尊敬，以及对社会地位应有的尊敬。因为，社会地位是由实际价值上的差异来决定的，而不是由金钱和权力来决定的。

最高级别的礼节，它的形式几乎与仁慈等同。我们可以用非常虔诚的态度来说：“礼仪是宽恕和悲悯，知礼仪便不嫉妒，知礼仪便不炫耀、不骄纵，不做有违礼仪之事，不追求一己之私，不愤怒，不对他人的坏处念念不忘。”因此，在对人生六大要素进行阐述的时候，安迪教授将礼仪放在了最为高尚的位置，将它看



作社交中结出的最完美的硕果，是完全不必要觉得诧异的。

虽然我十分推崇礼节，但是在所有品德中，我绝对不会将它放在第一位。不过，要是认真对它进行探究的话，就能发现礼节虽然不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与排在它前面的品德之间，也有着莫大关联。任何一种品德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礼节被赞扬为武士特有的品德，对它的赞誉已经超出了它原本该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过高的赞誉，才出现了虚假的礼节。对此，中国的孔子也一再进行过强调，正如他所说，声音并不是音乐，与之相似的，虚假的礼节也不是礼节。

将礼节的高度不断提升，当它提升到了成为社交中必备的条件时，无可厚非的，为了将正确的社交态度教给青少年，必然会制订出一套有关于礼节的周详体系。以最大的能力来教导和学习各种礼节，甚至于包括了在跟别人打招呼时要怎么鞠躬，还有要怎么走路，怎么落座。就连如何吃饭也发展成了一种学问，而点茶和喝茶更是被提升到了仪式的高度。有教养的人会被认为熟知一切的礼节，这是理所当然的。韦布伦先生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在那本书中说礼仪是产生自“那些有空闲时间阶层的生活之中，同时，它又是那一阶层的象征物”^①，这种说法确实挺贴切的。

对于日本国民的周全礼数，我时常能听到欧洲人对此颇有一些尖锐的批判。他们觉得如此严格地遵从礼节未免有些滑稽，因为这样烦琐的礼节过多地占去了人们思索的空间。在礼节之中确

① 选自《有闲阶级论》，纽约，1899年，第46页，作者韦布伦。——
原注

实有一些对于细节的不必要规定，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相对于西方所推崇的不断改变的潮流来说，这二者谁更滑稽呢？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还不太搞得明白。就算是潮流，我也不会单纯地将它看成一种喜新厌旧的虚荣感。我对它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我觉得它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美的不断追



明治天皇

求。何况，对于周详的礼节，我也并不把它当作一无是处的东西。它是为了达到某种预想效果而出现的最合适的方法，长时间的实践结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做这件事的最佳方法。而最佳的方法肯定是最经济的，同时也是最美好的方法。对于美好，斯宾塞先生曾下过定义：以最经济的立场来开展行动。如何使用茶碗、茶勺、茶巾等等，茶道的仪式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矩。让新入门的人来看这些东西，肯定觉得无聊至极。不过很快，他就会发现，最为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办法，就是这套规矩了，换言之，这是最为省力的。所以，用斯宾塞所下的定义来说，这是最为美好的了。

与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意义相比较，社交礼仪其精神上的

意义则大得多了，或许，我们可以引用《旧衣新裁》里的话来说，表面上的礼仪举止，只不过是其精神层面所穿的外套而已。在研究日本国民礼仪的起源，以及在道德上它是以何种动机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斯宾塞先生的范例当作参照。但是，我在这一本书中想要去完成的并不是这些。在严格遵守礼仪的表象之下，必然有其道德上的训诫，这才是我想要重点指出来的。

如上所述，因为在细节上，礼仪举止都已经进行了详细规定，所以各种不同流派便由此而产生了。不过，就本质而言，它们还是没有差别的。小笠原流是最为出名的一个流派，要是用这个流派中的人的话来说，那就是“礼仪之道的要诀，在于对心的修炼。只要你遵守礼节端坐着，就算是有恶人拿剑指着你，他也不能杀害你”。换言之也就是，只要你持续修习正确的礼法，那么身体所有的部位以及机能，就能很好地维持着该有的秩序，然后到达肉体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其具体表现为肉体受到精神的支配。**Bienséance** 即是法语礼仪的意思，而在词源上就是表示端坐，这样一说，难道不就包含了全新而深刻的意义了吗？

美好指的是省力，要是这种说法没有错的话，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来说，肯定就是在举止上保持优雅，那么能力就会得到保存。所以，也就是说当行为优雅之时，力量正好可以进入休息状态。野蛮族群高卢人对罗马进行掠夺，他们闯进了元老院，当时元老们正在开会，这些高卢人胆大包天，竟然去扯那些可敬的长老们的胡子，确实有一点值得我们诘问，那就是这些元老们的态度似乎不够威严也缺少震慑的力量。高尚的思想境界真的可以由优雅的举动带来吗？当然可以！俗话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

能将最为简单的事情变为艺术，同时还能修身养性，这样的事让我来说，我肯定会说茶道。喝茶也能成为艺术，这并不好笑。拉斐尔的艺术或者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它们的萌芽很有可能就来自于在沙上绘画的儿童，或者在石壁上雕琢的野蛮人。那更何况是茶道呢？它是伴随着印度隐士的冥思而萌芽的，那么它要发展成宗教或者道德的随从者，不是具有非常足资格吗？内心宁静、情感通透、举止从容，这些是茶道的要领所在，毫无疑问，这些也正是正确的思想和情感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在斗室之中，将喧嚣人群的影像和声音完全隔阻了，就会得到完全的清净，人的思想就会被这种彻底的清净引导着脱离俗世。在西方的客厅之中，摆放了许许多多的绘画以及古董，而在简单幽静的斗室之中，所摆放的就不是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了；在斗室里的“挂轴”^①，并不是它们亮丽的颜色，而是它们雅致的构图吸引我们注意。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趣味的高度简练，那么与它相反的那些繁复的华而不实的装饰，都被看作一种宗教危害而被摒弃。这是一个战争以及战争的谣言从未曾断绝的时代，礼法便是由一个冥思的隐士在这样时代里设想出来的，从这个事实里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礼法绝对不是闲暇时的娱乐。在进入幽静的茶室之前，参加茶道的人必须把佩刀放下，连同佩刀一起放下的还有战场上的凶残以及政治上的深思熟虑，最后只能将和平与友善带入茶室。

茶道是一种艺术，它已经远远超越了茶艺。它是一首诗，它的韵律就是那些极富节奏感的举动。它是用来表现内在涵养的一

① “挂轴”是指作为装饰用的书画作品。——原注

种方式。最后所说这一点，就是茶道核心价值所在。在学习茶道的人里面，有很多人将精力用在了上述的其他各点之上，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断言茶道的本质不是精神性的。

就算是礼节只不过是让人们举止优雅而已，那它所带来的好处也不少。但是，礼节的作用绝对不止这一点点。很多时候，礼节都是同情心的完美展现，因为礼节出发的基础是仁慈以及谦卑，所作出的举止，都是循着对他人的温和情感而发的。忧他人之所忧，喜他人之所喜，这是礼节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细节处，遵循着这样的要求，就会体现在一些让人难以察觉的细微举动之上。另外，就算这些举动引起他人注意，它们也只是会像一位女传教士跟我说的那样，这看起来“难以置信”。这位传教士在日本居住了 20 年。要是有一个人，他在中午烈日高照的时候出门在外，并且他没有打阳伞，然后他遇上了一个相熟的日本人，两人开始谈话，那么这个人就会立刻将自己的帽子取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那位打了伞的日本人，在谈话时也会收起自己的阳伞，让自己暴晒在日头下，这种做法就很让人“难以置信”了。这实在是太愚蠢了！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他不是出于“你在烈日下晒着，我感到非常同情。要是我的伞足够大，或者你我二人之间是十分亲密的朋友关系的话，将你邀请到我的伞下，我将十分高兴。不过，我可能难以将你完全遮住，但不过怎么说，你的痛苦我应当为你分担一点”这样的目的的话，那才是真正的难以置信！跟这个类似的，甚至于更难以置信的细微举动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举动，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或者是做出一种姿态给别人看，这样的举动，是发自内心关心他人感受的情

感所引发出来的。

有关日本礼法所规定的习惯，还有一个“难以置信”的例子，我可以举出来。有很多浅薄的作家，他们在说到日本的时候，总是对礼法进行一些粗暴的处理，然后将它当作日本国民的一种习惯，一种将各种事物都颠倒过来的习惯。不管是哪个外国人，他只要遇到了这种习



武士和他的侍从

惯都会坦言，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合适。别的不说，就说赠送礼物这件事，在美国，送礼物的人会向受赠者夸耀自己的礼物，而在日本，送礼物的人反而会轻贱、看低这个礼物。在美国人的思维逻辑中，他们所想是这样的：“这是一件非常好的礼物。因为送不好的礼物给你是对你的轻视，我绝不敢送不好的礼物给你。”而在日本人的逻辑中，就正好相反，他们所想的是：“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再精美的礼物都无法配得上你。不管将什么礼物送给你，它都只能代表我对你的善意，其他的它什么也算不上。请你收下这件礼物，是想留一个纪念，而不是这个礼物本身具有多大的价值。就算是最好的礼物，如果是它不能配得上你，那都是对你的轻视。”对这两种思维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它们的本质思想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只是大家的侧重点不一样，美国人是从礼物的物质方面出发的，

而日本人是从礼物的感情方面出发的。

因为日本国民的礼仪已经囊括了举止中最为细微的节点，所以，要是从一个节点处找一个极其细微的东西，把它当作一个典型，来对礼节本身的性质进行批驳，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推断方式。比较一下，吃法和遵守吃法礼节，这二者间孰轻孰重？中国圣贤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與羽之谓哉？”一块小木板，就算把它放在了高楼之上，恐怕也没人会说他比高楼还要高吧^①？或许有人会问了：“实话实说与遵守礼仪之间，孰轻孰重呢？”日本人与美国人，这二者对此问题的回答，肯定是恰恰相反的。不过，我现在还不想对此作出论述，直到我对有关于诚信这个题目论述完成之后。

① 这句话由《孟子·告子下》中的话演变而来，原文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译注

第七章 诚信

如果礼节缺少了诚信和真诚，那么就不过是一场闹剧和装模作样的摆姿态。伊达政宗说：“礼节过了火，就会变成谄媚。”还有一位古代的和歌作者，他曾说：“就算不去祈祷，只要心灵归属于诚信，那么神也会庇佑你。”他已经超过了波洛尼厄斯。在《中庸》里，孔子也对诚信推崇备至，赋予了它超越自然的能力，几乎将它放在了与神相等的地位。他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并且对于诚信深厚而绵长的性质——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力量，他也进行了一番有力论述。一个“言”一个“成”，构成了汉字的“诚”字，它的这种组成结构，让人不禁产生联想。与新柏拉图学派的逻各斯学说颇有几分相似，孔子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智慧，已然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性。

谎话和搪塞，被视为卑鄙懦弱的表现。与农民以及市民相比



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的本能寺叛变

较，由于武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在诚信方面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会更高。在德语中有一个词与“君子一言”相对应，那就是 **Ritterwort**，它所指的就是能确保话语的真实性。武士看重承诺，他们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不需要签订何种条约来进行约束。他们觉得，签订条约是对自己品格的侮辱。有很多因为“食言而肥”，最后以命偿还的故事在流传着。

因为信守承诺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所以真正的武士都将发誓视为损坏自己声誉的事。在这一点上，武士跟普通基督教徒完全不同，主已经有过明确的诫令“不准发誓”，但是基督教徒却常常违反这一点。我很清楚，武士在发誓时，时常会呼唤众神，或者对着自己的佩刀。不过，他们的誓言坚决不会堕落到变成儿戏，或者变成仅仅是毫无意义的感叹。他们经常是用真正的歃血为盟，来表现誓言的郑重性。我只想请求读者去看一下歌德的著作《浮士德》就行了，那么就能对这歃血的方式有所了解。

近期有一位美国人，也就是皮礼博士，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道：“要是你询问一个普通日本人，实话实说和遵守礼节，你

会选择哪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遵守礼节’。”^①他这种说法，只能说是对错参半。作出这种回答的人不单单是普通日本人，还有武士也会像他所说那样，就这一点来看，博士所说的话完全没有错误。可是，日语中的谎言（ウソ）这个词，被博士译为了“falsehood”，这个词的含义是“虚伪”，这样的翻译对谎言的程度就大大加重了，这一点是错误的。“ウソ”这个日本词语，通常被大家用来表示虚假（マコト）或者与事实不符（ホントウ）。要是用罗厄尔的话来说，华兹华斯没有将真实与事实区分出来，那么在这一方面，普通的日本人也是跟华兹华斯相类似的。要是拿他喜不喜欢你或者他有没有胃病这样的问题去对日本人或者有教养的美国人进行询问，很有可能，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当然喜欢你”或者“我没有胃病，谢谢你的关心”。跟这个相反的是，要是仅仅为了遵守礼节，便放弃了诚实，那么礼节就会沦为“虚情假意”“花言巧语哄骗他人”。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武士道的诚信观念，这一点我十分明白。但是，我如果说一两句与日本国民商业道德相关的话，应当也是适宜的。我在外国的书籍以及报纸上，已经看到了对这一点的诸多诟病。确实，日本国民声誉上极其肮脏的一点，就是我们毫不严肃的商业道德。但是，我认为在咒骂它或者因为它而急于指责所有国民之前，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对它好好研究一下。要是能这样的话，对于未来，我们多少会感到一点欣慰。

在社会上，所有类型的职业之中，离武士道最远的应该是非

① 选自《日本的真相》第86页，作者皮礼。——原注



商业莫属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在这些职业阶层中，被排到了最后一名。武士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土地，并且，他们还可以在业余时从事农业劳动，只要他自己乐意。可是柜台以及算盘却是为武士所轻视的。这样的社会阶级构造，它其中所包含的智慧，我们都很明白。早在很久以前，孟德斯鸠就表

示，为了防止掌权者将财富聚集在自己的手中，让贵族远离商业这样的社会框架，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将权力与金钱分开，可以让财富得到更为均衡的分配。迪尔教授写了一本《处在西罗马帝国末世的罗马社会》，在这本书中，他对罗马帝国为何衰落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禁止贵族从事商业活动，所以，少数元老家族将财富和权力都垄断了，这个我们应当是不会忘记的。

所以，日本商业在自由时期能够发展到的地步，在封建时期，它从未达到过。由于人们如此轻视这个行业，那么聚集在这个行业圈内的人，定然是那些不顾忌社会贬损的人。俗话说：“要是把一个人当作贼来看待，那么他就会去偷东西了。”要是有一个行业受到了轻视和鄙夷，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的道德水平

便往往会以此为标准。就跟休·布莱克所说的一样，“一个正常的良心，它会按着对它的最高要求不断攀升，同时，因为有了对它最低水准的限度，它又很容易滑到那个底线上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一点根本不用多说，那就是不管商业还是其他任何行业，都必须有一个职业道德的准则。所以说，封建时期的日本商人也有着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要是缺少了这个体系，那么那些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类似于同业公会、银行、交易所、保险、票据、汇兑等基本的商业制度都会被扼杀。可是，在与行业以外的人相



战斗的武士

处的时候，那些对于商人阶层的评价，对他们来说就是完全贴切的了。

在这种大前提之下，当日本对外贸易开放的时候，敢于跑到港口去的人，都是那些最为大胆而且无所顾忌的人，当局一再让那些值得人尊敬的商号去开分店，可是它们却一直回绝。那么，对于商业上那些有损声誉的发展趋势，武士们就没有能力去阻止吗？对于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熟悉日本历史的人应当不会忘记，在对外贸易港口开放之后，仅仅过了几年，封建制度就土崩瓦解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随着封建制度崩溃，武士们也不能再领取俸禄了，为了补偿他们，便给他们发放了公债，那么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拿着这些公债对商业进行自由投资了。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既然他们对自己的诚信感到极其自豪，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把这种诚信带到新职业的关系中去呢？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对以往的商业陋习进行改革了。”有很多武士，他们高尚而耿直，他们投入一个全新的并且陌生的商业领域中，而与他们为敌的正是狡诈的平民，武士们因为对买卖中的算计之道完全不懂，所以在与平民竞争时，多是以无法挽救的巨大失败收场。只要看到他们命运的人都不胜唏嘘，只要不是铁石心肠，都会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美国是一个实业大国，听说在美国，失败的实业家都接近百分之八十，那么就更别说从事商业的武士们了，他们之中，一百人里能有一人成功，就已经是很难得了。由于想将武士道的道德精神带入商业交易之中，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财富损失，而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确定损失的详细金额。但是，无论是谁，只要一看就会清楚，财富

之路与荣誉之路根本不一样。那么，它们二者之间，是在哪一个地方出现了分歧呢？

经济、政治以及哲学，这是莱吉所指出的三个会诱发诚信的因素，而武士道所缺少的正是第一个因素。在封建制度之下，第二个因素也难以大力发展。而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之所以能在日本国民中享有极高地位，正是因为哲学上的诱因，就跟莱吉所说的一样，这是一种最为崇高的表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商业上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平，对此我充满了敬意，当我非常诚挚地去询问，他们是以什么为基础才能具有如此高的商业道德时，我得到的回答是：“诚信是最为美好的政策。”言下之意就是说，诚信是非常合算的。这样的话，难道是说德行的回报就是它自己吗？为什么要保持诚信？如果是因为诚信比虚伪能获取更多的财富的话，那么我想，武士倒宁愿放弃诚信！

对于“以物易物”这种有偿主义，狡诈的商人们极易接受，但武士道是不能接受的。莱吉说过，是工商业带动了诚信的发展，这句话一点不错。就跟尼采所说的一样：在各种品德之中，诚信是最为年轻的。换个说法，现代工业是诚信的养母。若是没有了现代工业，诚信势必会成为一个高贵的遗孤，想要养育它，必须有丰厚的内涵。而武士们是普遍具有这样的内涵的，只是诚信这个幼儿缺少一个养母，一个更为平民化并且看重利益的养母，所以，它不能很好地发育成长。随着产业的进步，人们肯定能意识到，做到诚信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或者说做到这一点，其实是能带来利益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不久之前，也就是1880年11月的时候，德意志帝国的领事们被俾斯麦警告过，他说：“在这中

间，德国船只装载的货物，不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出现一个让人悲哀的问题，那就是明显缺乏诚信。”可是，到了现在，有关德国人在商业上马虎、不诚信的事几乎听不见了。德国商人在这20年里，终于意识到了诚信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对这一点日本的商人也有所意识了。除此之外，与这件事相关的是，我想向读者们推荐两本新书，这两本书里对这一点作出了较为精准的判断。^①与这个有所联系的一些事，我想我们来谈论一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商人中，甚至于那些去借钱的商人，都会将诚信以及声誉看作最为可靠的承诺，他们会以书面条约的形式将其提出来。通常写下类似下列的一些句子，是非常正常的事：“要是我逾期没有还款，那么你在我逾期的这段时间里，在众人面前取笑我，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是“如果我逾期不还款，那么在我没还的这段时间里，心甘情愿让你骂我是浑蛋”。

与胆识相比较，武士道是不是还有更为高尚的目的，这是我时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律法规定不能作伪证，所以谎言仅仅是被看作胆小懦弱，受众人唾弃，但它并不会被当作一种罪行。不过胆小懦弱是极其损坏声誉的。实际上，诚信与声誉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从词源上来说，诚信在拉丁语和德语中，跟声誉是同一个词。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探讨一下武士道的声誉价值观了。

① 第一本是《封建的和现代的日本》第1卷第4章，作者克纳普。第二本是《转变期中的日本》第8章，作者兰瑟姆（Ransome）。——原注



幕府时代末期的女子

第八章 声誉

声誉应当包含着两部分：一是人自身尊严的自觉性，二是正确价值观的自觉性。而武士，随着他的地位而来的还有权利与责任，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懂得对此给予重视，并且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也与此相关，所以说，以上的两点，是武士必备的特点。虽然，在那个时候，“声誉”一词作为 **honour** 的译名，还未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这个概念经常会用“名”“面子”“声望”等词语来表示。这三个词，很容易就让人想到《圣经》中所使用的“名”即 **name**、希腊语中衍生出的“人格”即 **personality**，以及“声望”即 **fame**。名，即人的名声，它是“人自身的一部分，是难以腐朽的那部分，要是没有了它，人与野兽便毫无区别”，如此，对于自身清白所受到的任何玷污，都会自然而然地感到羞耻。在对少年进行教育的时候，礼义廉耻应当作为培养最初品德的题中之

义。在少年犯了过错之时，会有人说出“招人耻笑的”“有损颜面的”“令人羞耻的”等等这些话，用来对少年的行为进行矫正。少年们在胎腹中就开始受到有关声誉的培养，与此类似，将少年的声誉之弦拨动，就会碰触到他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地方。不可否认，少年在出生以前就会受到声誉教育的熏陶，因为同声誉紧密相连的是极强的家族自觉性。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是社会将家庭这个纽带丢失了的话，那么随之丢失的就是一种被孟德斯鸠称为‘声誉’的基本力量。”确实，我认为，人类出现道德约束的最初征兆应该就是耻辱感。因为偷尝了“禁果”，惩罚便降临到了人类的头上，我觉得不管是生育子女的痛苦，还是荆棘或者蓟草，都算不上最初和最为沉重的惩罚，耻辱之感的觉醒才算得上是最沉重的惩罚。我认为，最为悲哀的历史事件应当是人类的始祖喘息着胸口不断起伏，她拿着粗糙的针，双手颤抖着在缝合那几片无花果树叶，那些树叶正是她那位灰心丧气的丈夫摘来的。亚当和夏娃违反规矩所带来的最初结果，如今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其纠缠我们的固执程度，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想要缝制一条围裙，用来很好地掩盖我们的羞耻之心，人类所有的缝纫技术，在这方面都难以取得成功。一个武士，在少年时代，他就不愿自己在德行上对着耻辱有半点的屈服，他说：“树上的伤痕，随着时间只会越变越大，不会消失，而坏的声誉就跟这一样。”这句话完全正确。

卡莱尔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品德、慈悲心怀以及高尚道德，都必须以羞耻感作土壤”，而很久之前，孟子也进行过类似的教诲，



熊谷的就缚

而所用的词汇，可以说相差无几^①。

虽然在日本文学之中，缺少像莎士比亚一样的天才，他能借由诺弗科^②之口来进行强有力的辩论，不过，我们对于耻辱的恐惧感一点也不小，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武士的头顶上，甚至于，这样的恐惧在很多时候还带上了一些病态。有一些行为，从它们本身看不出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在武士的训诫中，它们就可以借声誉之名得以实施。有一些脾气暴躁的自傲者，他们会因为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只是他们在想象中自以为受到了侮辱，就会狂性大发，并用佩刀来进行宣泄，这样一来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就此出现，而

① 原话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译注

② 莎士比亚作品《李尔王》中的人物。——译注

很多无辜的生命也就白白葬送了。这里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位商人，他看见一个跳蚤在武士的背后跳动，他出于好意就告诉了武士，可是他却被武士砍成了两截。而武士为什么要杀他呢？这个理由十分简单，但是又极其怪异，仅仅是因为跳蚤这种虫子是寄生在畜生身上的，若说跳蚤在武士身上，那就是将武士看成了畜生，这种侮辱是坚决不能容忍的。不过，这样的故事简直荒谬绝伦，让人难以置信。可是，这样的故事之所以得以流传，必然有它自身的原因。这其中就包括了三个原因：第一个，之所以编出这样的故事，不过是为了恐吓平民；第二，事实上，武士的声誉和地位被滥用了；第三，让一种非常强烈的羞耻之心，在武士阶层中发展起来。当然，用一个荒谬的例子来责备武士，是有失公允的，这就好像用宗教狂热和错信的结果，来判断基督的真正教导一样。这些狂热和错信的结果，就是宗教的审判以及虚假的善意。不过，宗教的偏执者与酗酒者的疯狂相比较，前者无论如何都会有些让人们认可的高贵，与此类似，或许在事关声誉的时候，武士便显得过于敏感了，但是在这些敏感之中，应当还是能看出一些内在品德的。

有关声誉的一些训诫，有时候过于纤弱敏感，所以极其



在切腹的武士

容易变成一种病态的行为，但是，武士所受到的有关宽容和隐忍的教育，又大大抵消了这种容易陷入病态行为的情况。一个武士因为很小的事情就受到刺激，并狂性大发，会被耻笑为“脾气暴躁”。民间有一句谚语说：“真正的忍耐，是将不能忍的事也忍住。”伟大的德川家康留下了遗训：“人的这一生，就像背着沉重的包裹，走很长的道路。不能急躁……想要得到安全的保障并长此下去，那么就要以忍耐作为基础……多反省自己而不是去责怪他人。”他所说的这番话，已经用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解。有一位狂歌师，为了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三位著名人物的特点，他假借这三人之口，说了如下一些诗句：织田信长所吟唱的是，“杜鹃鸟呀，要是你不鸣唱，我就把你杀了”；丰臣秀吉所吟唱的是，“杜鹃鸟呀，要是你不鸣唱，我就逼你鸣唱”；而德川家康所吟唱的是，“杜鹃鸟呀，要是你不鸣唱，那我就等到你鸣唱”。

对于隐忍和坚忍这一点，中国的孟子也大为推崇。在某一个地方，他写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其大致的意思是：“就算你赤身裸体来对我进行侮辱，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的灵魂永远不会被你的粗鄙行为侮辱。”^①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也有一些教诲，大意是说，如果因为小事发怒，真正的君子会就此感到羞愧，而因为大是大非而发怒，这才是真正的义愤。^②

在与世无争的谦恭方面，武士道可能达到何种境地呢？想

① 原句为“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译注

② 该句演变自《孟子·梁惠王下》中的“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译注



武士的丹心

要探究这一点，可以看看武士道信奉者的言论。举个例子，小河说：“别人诬蔑了你，不用去反抗，你该做的唯有反思自己的不诚实。”另外，熊泽也说过：“别人怪罪的时候自己不去怪罪，别人生气的时候自己不去生气，当怒火与欲望都消失，那么内心时常都会感到舒适了。”还有一个西乡的例子，他被人们称赞为那高贵的额头之上“耻辱也羞于停留”，他说：“所谓道，自然而然形成于天地之间，人们尊于此道的目的在于尊敬上天。因为天在施



《魁提百撰相》中的武士

放它的仁慈的时候，从来不分你我，都是一视同仁，所以你应当拿出爱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不要将他人看作自己的对手，而应该把天看作自己的对手。在使用自己的力量时把虚无当作对手，而不要去指责他人，在这方面，我需要内省自己是否足够心诚。”这些话能让我们想到基督的教导，同时，这也向我们指出，从道德实践上来讲，自然宗教与启

示宗教是多么相接近。上面所说的并不是空口白话，在现实行动中武士已经将其付诸实践了。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达到宽容、隐忍、仁恕这样高超的程度，这一点无法否认。到底是由什么来组成声誉的，没有一个非常明确而系统的定义，这确实是很遗憾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才智超群的人，他们能意识到声誉“之所以会产生，与你身处何处，身处何事之中并没有关系”，它只与各人是否恪守本分有关。孟子说过一句话：“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所贵者，赵孟能贱之。”青年们学习这句话的时候，都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因此，等到了热血行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这话忘却。就像下面这样，通常说来，遇到了羞辱立刻就怒气冲天，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打击报复。相反的，声誉大多都只是一些虚荣或者世人的称赞，但却被当作人一生中最为高尚的品德加以珍视。青年所追逐的目标不应当是金

钱或者学识，而应该是声誉。在跨出父亲门槛的时候，很多青年都会暗暗立誓：若不功成名就，绝不再跨进这个门槛。而有很多母亲，她们也渴望孩子成名，她们会拒绝见自己的孩子，除非孩子是荣归故里。少年武士们经历千辛万苦，无论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痛苦，他们都愿意接受最为残酷的考验，他们所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不受屈辱，或者为了功成名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少年时期得到的声誉将越来越盛，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德川家康的小儿子，在围攻大阪的冬季战役中，虽然强烈要求加入先锋部队，但是他还是被安排在了后卫。当城池沦陷的时候，他极度失望，失声痛哭了起来。一位年老的大臣，找了很多办法，想安慰他，这位年老的大臣对他说：“虽然这次你不能去前线冲锋陷阵，但是这完全不值得着急。在你这一辈子，冲锋陷阵的机会还很多。”德川赖宣非常气愤地瞪着这位年迈的大臣说：“难道我还会再有一个十三岁吗？”只要能获得声誉以及名望，可以对生命不屑一顾。所以，只要将某种东西看得比生命更为可贵了，那么放弃生命时，就会非常从容并且毫不犹豫。

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事物值得我们拿生命去交换，在这些事物里，忠义应当是最为贵重的一个了。它就像一块极其重要的拱顶石，将各种封建道德非常完美地连接在了一起。



一身戎装的德川家康

第九章 忠诚

在封建道德之中，除了忠义以外的各种品德，是其他伦理体系或者别的阶级的人们可以通用的，但是忠义，这个服从并忠诚于长辈或者上级的品德，却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特色。忠诚是道德的枢纽，存在于各色人等以及各种境遇之中，这一点我当然明白，就算是小偷的集团，它也要忠诚于费金^①。可是，想要让忠诚得到更高的重要性，就必须是在武士的声誉教条里才行。

关于封建臣子的忠诚，黑格尔批评这是对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对国家的忠诚，所以它所建立的基础便是不合理的，它只能成为一种束缚^②，不过黑格尔有一位伟大的同胞——俾斯麦，却将

① 费金是狄更斯作品《雾都孤儿》里的人物，是一个小偷头目。——译注

② 黑格尔著作《历史哲学》英译本，第4部第2篇第1章。——原注

对个人的忠诚当作德国人的美德，并对此大加称赞。肯定是有足够的理由，俾斯麦才会夸赞它的。并不是因为忠诚是他的国家，或者任意一个国家或民族所专有的东西，他才对它进行夸赞，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封建制度持续最久的国民中间，骑士道精神的硕果一直留存到了最后。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观念，“人人生而平等”，并且爱尔兰人还以此为基础附加了一句话，“并且比他人还好”，要是从这种观



武士的甲冑

念出发的话，那么在看待日本国民对于君主所持有的崇高忠义态度的时候，必然会觉得，虽然“从某一个范围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日本国民受到那种太过火的激励，却是不正确的。在很久之前，孟德斯鸠就发出过感慨，有些事放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这一边，它是正确的，可是将它放到另外一边，它就变成错误的了。而这句话，从最近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里，也能看出它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法兰西的正义之所以得不到支持，阻挡在其中的边界可不仅仅是比利牛斯山脉能够概括的。日本国民所持有的忠义观点，与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这种观点到了其他国度，很可能就没有几个人会称赞它了。但是，得不到称赞，并不是由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恐怕是由于他们自己将这样的观点遗忘了，或者是由



西南战争中的萨摩武士团

于日本将它壮大到了其他国家未曾达到的地步。格里菲斯^①认为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被人们当作首要责任的是顺从父母，可是在日本，被放在第一位的是忠义。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错误，我很有可能为善良的读者所讨厌，但我愿意冒着这样的危险，来描述一个人，这个人就跟莎士比亚说的一样，他“将姓名留在故事中”，并“与身处劣势的君主共患难”。

这是一个关于菅原道真的故事，他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牺牲在了嫉恨和谗言之下，被驱逐出了京城，可是他的对手，那残酷无情的人，并未就此罢手，还计划着要将他整个家族毁灭。为了找出他未成年幼子的藏身之所，他的对手开展了紧密搜索，最后查到了菅原道真以前的部下，一个叫源藏的人，将菅原道真的幼子偷偷藏在了一所寺庙的私塾里。当源藏接到命

① 格里菲斯（1843—1928），美国宗教家、作家。作品有《日本的宗教》等。——原注

令，让他在时限内交出菅原道真幼子的头颅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是寻找一个适当的替罪羊。他对照着寺院学生的花名册，用审视的目光，一个个仔细察看私塾里的孩子，可是在这群农村出身的孩童中，找不到一个与他藏匿的幼主稍微相似的孩子。但是，很快就有人将他从绝望中救了出来。看吧，有一位举止不俗的母亲，她带着孩子来请求入学了，这个孩子是一位清秀的少年，他刚好与幼主的年纪相似。



带有菅原道真像的日本纸钞

其实，这个孩子与幼主极为相像，这一点母亲与少年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在自己家的密室里，将自己奉献了出去，少年献出去的是生命，而母亲献出去的是心血。不过这二人都不曾表露出来。源藏也没想到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偷偷做了决定。

如今，替罪羊已经找到了！接下来的事情简要说一下。限定的期限到了，松王丸作为验明头颅的官员前来取幼主的头颅。这是替身的头颅，能蒙骗过他的眼睛吗？可怜的源藏心悬在了半空中，他的手按在佩刀之上，万一没有瞒过松王丸的眼睛，那么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给验明头颅的官员一刀，要么给自己一刀。那个可怜孩子的头颅被放在了松王丸面前，他把头颅移过来，从从容容地仔细查看了起来，看过之后他用那种不疾不徐的、公事

化的口吻说“是真的”。

当天夜晚，那位到过寺院私塾的母亲，正在那凄清的家中翘首以盼。自己儿子的命运她了然于心。她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门有没有被打开，不过她不是在等待自己的孩子回来。长期以来，她的公公都受到了菅原道真的照顾，但是她的丈夫却在道真被流放到远方后，被迫去伺候恩公的仇敌。虽然这十分残酷，但是他必须对自己的主子尽忠。不过，他的儿子却可以服务于祖父的主人。因为他了解菅原道真家族，所以，验明幼主头颅的任务就交给了他。这是那一天最难以完成的任务，当然，也是他一生中最后完成的任务。当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回到家里，他还没跨进门槛，就向他的妻子呼喊道：“喂，高兴起来吧老婆，儿子已经尽忠了！”

或许，读者们会叫嚷：“这个故事是多么冷酷无情！”“在通过商议之后，为了挽救别人，双亲居然愿意放弃自己无辜儿子的性命！”但是，这是孩子自己自发作出的牺牲，并且他是发自内心地愿意这样做。这个故事说的是代替他人去死，它的知名度与《创世记》第22章中亚伯拉罕想献上以扫的故事不相上下，并且，它不会比《创世记》的故事更让人讨厌。这两种情况，不管是来自肉眼能看见的天使，还是来自肉眼看不见的天使；也不管是由真实的耳朵听见的，还是由心灵的耳朵听见的，它们都是一种服从，服从于某种责任的呼唤，完全服从于上天之音的命令。可是，我还是不要说教了吧。

在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里，西方的个人主义认可的观点是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并不相同，所以这就能很明显地减少人们对他人所肩负的责任。不过，这些家族以及各成员之间的利害关系，



溪斋英泉所绘的抱子图



清盛公（天子摄关御影）

对武士道来说，都是一样的，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利害关系，武士道将其与爱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是自然而然发源于本能的，难以违抗的。连动物都有那种出自本能的愛，那么因为这样的愛而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些爱你们的人，就算你们也去爱他们，你们能得到什么回报呢？收税的人，所做的不就是这样吗？

赖山阳有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名为《日本外史》，在这本书中，用极其沉重的词语，对平重盛在知道了父亲的反叛行为之后，激烈的内心争斗进行了描述。“想要尽忠，那就不能履行孝道；想要尽孝，那就不能履行忠义之道。”平重盛是多么让人同情啊！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心向苍天祈祷，以求一死，他希望能从这个忠孝难两全的困局中解脱出来。

在责任与情感的矛盾中心，有很多类似平重盛的人被撕扯开了。确实，不论是在莎士比亚那里，还是在《旧约》那里，都无法找到一个译词，可以准确表达出与日本国民所表现的尊敬父母的“孝道”相类似的意思。不过，就算是这样，当武士处于上述

的矛盾之中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忠义。为了主君放弃一切，主妇们也会鼓励自己的儿子这样做。与寡妇威德姆^①以及她那颇有名气的配偶相比较，武士的妻女绝不会比他们差，她们为了忠义，可以坚决并且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儿子放弃。

与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一些社会学家一样，武士道也认为有国家才会



日本著名武士坂本龙马

有个人，个人只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或者一分子而存在的，所以，个人为了国家，或者为了它合法的领导者，放弃生死，都是理所当然的。读过《克力同》的读者，应该是不会忘记，在书中苏格拉底所发表的议论吧？这些议论是关于国法与他就他的逃亡问题所进行的辩论。在这里面，他借由国法或者国家之口，说了这样的话：“原本，你就是在我的庇护之下才能出生、成长以及接受教育，可是你居然敢说出，你跟你的祖辈们都不是我们的孩子以及

① 威德姆（Windham）是英王查理一世的臣子，威德姆以及他的三个儿子，都战死于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军的对战中。有人前去安慰威德姆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却说：“将三个儿子献给国王没什么值得可惜的，要是我还有其他的儿子，我也会将他们献给国王。”



著名武士胜海舟

奴仆这样的话？”国法或者国王所说的这些话，对日本国民来说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在很久之前，武士嘴边常说的就是这样的话，不过这二者的差别仅仅就是，在我国是用具体的人来代表国家和国法而已。由这个政治原因所引导出来的伦理关系，就是忠义。

忠，也就是政治上的顺从，斯宾塞对它仅仅是赋予了一个过渡性的地位，对于

这种说法我也是听说过的，也许这是对的吧。当天积当天的德也就够了。我们会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并且对此心安理得。特别是对于所谓的当天，我们认为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更不用说，日本国歌所唱的“等到小石块变成覆盖青苔的巨石”了。

由这里，我们会联想到英国，英国是何其民主啊，可是就连在这样的国民中间也有那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跟包特密先生最近所说的一样：“人们之所以会对某个人或者他的后代在人格上抱有忠诚之心，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日耳曼人对其君主的情感多少有一些承袭了下来，变成了现在人们对君主血脉的强烈忠诚之心，这从他们对王室的强烈拥护之中就能看出来。”

斯宾塞先生有过一个预言，他认为忠诚于良知的命令，会取

代服从于政治的命令。如果他的这种预言成真了，那么忠诚以及由忠诚带来的尊敬的本能会就此灭亡吗？享受我们忠诚的主人，从这一个变成了另外一个，而我们，不管是对哪一个主人都会绝对忠诚。我们的主人从地面上掌握权力的人，变成了居住在内心最为神圣的王者。有一些斯宾塞的弟子，他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然后他们带来了一场非常无聊的辩论，这个辩论曾经在日本的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惊慌。这些弟子完全忠于皇室不可分离这一点，但是他们的忠诚有些过了度，他们便开始责备基督教，觉得基督教发誓对主忠诚有离经叛道的趋势。他们拿出了诡辩论的气势，但却没有诡辩家的智慧，他们进行了繁杂的迂论，但却没有哲学家的简明力道。他们似乎不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伺候两位主人，并且不出现差别对待”，“恺撒的东西归还给恺撒，上帝的东西归还给上帝”。苏格拉底是绝对忠诚于鬼神的，并且对于这个样的忠诚他绝不会作出任何一丝退让，可是与此同时，他难道不是抱着同样的忠诚之心以及从容之态来服从国家也就是他地面主人的命令吗？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是遵从着自己的良心，但是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国家献身。如果国家强大到居然想去掌控人民良心的地步，那才是真正悲哀的事。

在武士道里，并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当作奴仆交给主君这样的规定。我们的观点，可以用托马斯·莫布雷如下的诗句，来很好地表达：

让人值得敬畏的君主，我在您的脚边奉献出自己，
只要君主有令，我可放弃生死，



鎌倉幕府建立者源賴朝

但是，我的耻辱之心却不能献出，
作出牺牲是我的天命，
可是，就算是死，
在我墓前流芳百世的名誉，
也不能被阴暗的耻辱玷污。

有一些人，为了顺从主君出尔反尔的行为，或者为了主君的歪思邪想，就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对于这样的人，武士道不会给出很高的评价。这种出卖自己良心的人，被看成受人鄙薄的“奸佞”，也就是一种目的阴险，用奸猾手段进行谄媚的人，或者是将他们看作“宠臣”，也就是那种为了得到君主的好感，专门阿谀奉承的人。正如伊阿古所说，一种是“跟自己主人草圈里的驴子一样、将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毫不在意将一生荒废，老老实实、奴颜婢膝的笨蛋”；另一种是“拿忠心耿耿的外表当作伪装，没有一番作为，实际上心里只为自己着想的自私自利之徒”，我说的那两种臣子，跟这两种没有半分差别。当臣子与君主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臣子应当遵循忠义之道，他的行为就应当像李尔王的臣子肯特一样，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君主纠正错误。如果这些办法都没有被君主采纳，那么自己就任君主处置。在这种时刻，为了表明自己进谏的忠心，武士经常会采用的方法就是以血明志。同时，当作对君主的明智以及良心的最后进言。

为了忠诚于君主，采用的方法是奉献生命，不过自己的理想仍旧是声誉。所以，武士都是以此为前提，来接受一切教育和锻炼的。

第十章 武士所受的教诲和锻炼

从教育方面而言，武士最为重视的并不是思维、知识、口才等智力方面的能力，而是品质的建立。前面已经说过了，在武士的教育之中，美学方面的修养占有很高的地位。只要有教养的人，都不会缺少这方面的修养，不过在对武士进行锻炼的时候，这种修养只算得上是附加的条件，算不上锻炼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当然，智力超群肯定是有重要价值的。不过，智力中的这个“智”字，它所代表的主要是一种睿智，而知识只是当作一种附属品占有一席之地。智、仁、勇三者，是支撑起武士道整个框架的三个支点。从本质上来说，武士就是付诸实践的人。是而在这个行动范围之外，才是学识。它不过就是一个工具，是在与武士的任务有关时被拿来用的。僧侣是宗教以及神学的承载者，想让武士参与进去，那必须是能对他的勇气进行锻炼才行。武士所相信的事情，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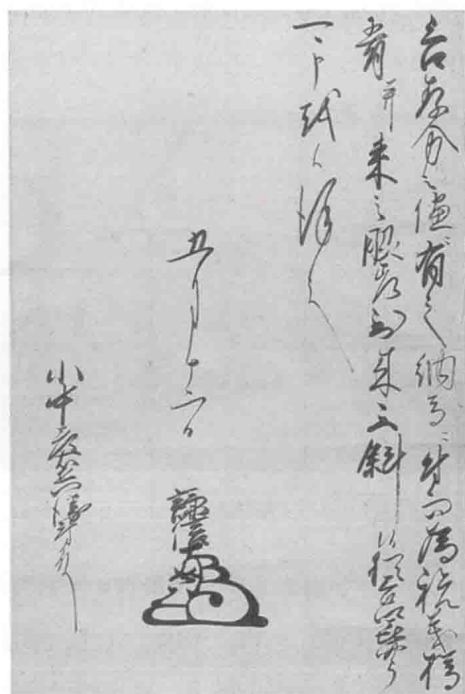
一位英国诗人所吟唱的一样：“信条不可能救人于危难中，而是人让信条变得合理化。”那么，在武士的智力教育方面，组成部分是哲学以及文学。不过，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习文学以及哲学的，他们是为了在闲暇时有点娱乐才学习文学，而为了能解释一些在军事上或者政治上的问题，或者为了能实际培养品质，他们才学习哲学。



鱼和樱花

有了上述作为铺垫，再来看武士道教育中所教授的主要课程，击剑、箭术、柔术或柔道、马术、矛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以及历史等应该不会觉得奇怪了。在这些课程里，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的是柔术以及书法。为什么对擅长书法比较看重呢？可能是由于日本文字具有一些艺术价值，因为它们与绘画有着相似的性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性格里的某些东西会由他的字迹表现出来。再来说说柔术，将解剖学知识运用于进攻和防御之中，这应该是对柔术的一个简要说明。它与角力不一样，它并不依靠于肌体的力量。另外，它进攻时也不需

要使用武器，这一点与其他的攻击方法大为不同。掐住或者击打敌人身上的某个地方，让他麻木不能反抗，这是柔术的特征所在，而它的目的，是让敌人暂时失去活动能力，并不是想要置敌人于死地。



上杉谦信书状

有很多课程，特别是数学这种众人关注的学科，在军事教育上是十分热门的，但是在武士道的课程中却难觅踪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一部分原因不难说明，那就是在封建时期，事实上并不需要依赖科学的准确性来进行战争。不仅仅是这一部分原因，从整个武士教育来看，对他们进行数字概念的训练也不

是题中之义。



明治时代的武士（拍摄者雷蒙德·冯·斯蒂弗利德）

武士道并不是功利性的。清贫是它引以为傲的地方。这一点，它跟文提狄斯所说的相同：“声誉是武士的最高品德，宁愿放弃利益，也不愿获取利益而玷污了声誉。”与黄金以及土地相比较，锈迹斑斑的枪以及瘦弱的马，更让堂吉诃德感到骄傲，对于这位有些夸大的来自拉曼查的志同道合者，武士们却是发自内心给予怜悯的。不管是赚钱还是存钱，武士都是轻视金钱的。在武士眼中，这些钱的获取手段都是不正当的。有一句话“文官贪财，武官怕死”，经常用来说一个时代的颓靡。人们向来极其轻视在金钱和生命方面的吝啬行为，反之，对其慷慨的行为就会得到称赞，俗

话说：“千万不要把对金钱的欲望挂之于心，因为睿智会被财富损害。”所以，培养孩子的时候，都是在完全忽视金钱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对财物之事大加谈论，会被看作俗不可耐；反之，如是不知各种货币的价值，则象征着具有优良的教养。在聚集兵力，或者对赏赐以及封地进行分发的时候，数字的知识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对于计算货币这样的工作，就会让下级官吏去做了。在很多藩国里，都是让下级武士或者僧人来进行财务工作的。当然，支撑战争需要依靠金钱的力量，稍微有点思想的武士都明白这点，不过，他们从来不曾想过要将尊重金钱提升到品德的高度。武士道的教诲是节俭，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过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自己学会克制，而不是因为经济窘迫。之所以会要求武士阶层过最为朴素的生活，是因为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奢侈。对于奢侈，很多藩国都是严厉禁止的。

在古罗马，税吏和其他掌管财政的官员的地位逐渐有了提升，最后已经与武士阶层同级别了，这样一来，对于他们的职务以及财富自身的重要性，国家也就予以了认可，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就是这样。那么，很容易想到，罗马人的奢华和贪心与这个事实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武士道恰好与之相反。一直以来，武士道都坚持认为，与道德上的知识以及工作相比较，管理财富上的知识，是非常轻贱的东西。

对于金钱以及金钱欲望的极度鄙视，造就了长时间以来，武士道可以不为金钱带来的各种弊病所困扰。这可以当作一个充足的理由，来解释为何长期以来我国都能避免官吏腐败的现象。可是，让人悲哀的是，在现代拜金思想是以何等迅速的速度在生长！



武士雄姿

在智力培养这方面，要是说现在主要是通过数学的学习来完成，那么在当时，完成这项工作的就是文学的讲授以及伦理学的探究。品质的建成是当时教育的主要目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所以，那些抽象的问题几乎难以干扰少年们的心绪，想要得到更多人的尊崇，光靠学识丰厚是不行的。快乐、点缀以及能力，这三点是培根所说的学问的三个作用，最后一个作用，在武士道那里占据了决定性的首要位置，而能力的实际效用就在于“能进行判断，会解决问题”。不管是解决问题，还是进行自我控制的训练，在进行教育的时候，其出发点都是以实践为目标。孔子说在《论语》中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当教师选择引导学生的因素时，在品质与心理、知识与头脑这二者中，如果选择了前者，那么他的工作便带着一种神圣的光辉。“是父母将我生下，是师长让我成人。”因为有了这样的观念，大家会极为尊敬师长。教师能从少年中得到如此高的信任以及尊敬，那么理所当然的，他要有出色的品行，同时还要有丰富的才学。对于失去父亲的人，教师会代替他的父亲；而对于误入歧途的人，教师会对他进行劝导。有一句格言说：“双亲像天地一般，而师君就像日月一般^①。”

在现代制度之下，各种工作都有相应的报酬，可是在拥护武士道的人中间，这样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武士道相信，有一些工作是无法用金钱以及价格来衡量的。那些心灵的工作，不管是僧人的工作，还是教师的工作，这些工作所得到的报酬不应当是

① 选自《实语教》。——译注

金钱。这样说，并不是由于这些工作毫无价值，而是因为这些工作的价值难以估量。武士道对于声誉本能地不具有计算性质，可是武士道与现代经济学相比较，在心灵工作这一点上，所给出的训诫已经超过了经济学度量范畴。那种结果是具体的、能够掌控的、可以计算的工作，才适用于以工资和薪水当作报酬。引导心灵这样的工作，是教师以及僧人所做的最好的工作，可是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具体的、能够掌控的、可以计算的工作。正是因为这样，金钱只是价值的外在标准，它就不适合用来当作这些工作的报酬。虽然说按照常例，在一年中某个季节，对于教师，弟子可以以金钱、物品等来馈赠，不过，这是向教师献礼，并不是报酬。所以，一般来说，品行正直的人都会因贫穷而感到骄傲，事实上，教师们一边想去劳作，一边又想维持自己的尊严，想去乞讨，奈何自尊心太强，所以他们对于学生送的东西，还是非常乐意接受的。他们是不向困苦低头的崇高精神的载体；他们是不向困苦低头的崇高精神的庄严载体。人们认为，所有学问的目标，都具象为这些老师。他们是武士严于律己的鲜活榜样，是修行中的修行，并以此作为施加于武士身上的基本要求。



日本武士

第十一章 自我克制

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进行勇的训练时，要求将默不出声的隐忍铭记在心；二是，礼仪训诫我们，不能因为宣泄自己的悲伤以及痛苦，而给他人的愉悦或平和带来损害。由于这两个因素的联合影响，最终在国民性格中形成了一种虚有其表的禁欲主义。为何我要说这是虚有其表的禁欲主义呢？这是因为我认为，真正的禁欲主义很难变成一个国家全民的性格特点。并且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认为在外国观察学家看来，他们会认为日本的一些礼仪以及习俗是严酷绝情的。可是实际上，对温情的敏锐度，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相比较，日本国民都不会比别人差。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在多愁善感方面，我觉得日本国民要比其他民族胜出几倍有余。因为想要将自发的情感克制住，努力去做这件事，自身就会带来痛苦。请想象一下少男少女们所受到

的那种教育，为了宣泄情感而哭泣或者发出痛苦的声音，都是不允许的。他们的神经会因为这样的努力变得迟钝呢，还是变得更敏感呢？这个问题属于生理学范畴。



武士和妻子

人们认为，要是有一个武士，他将自己的感情流露于外，那么他不配称之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在评判一个伟大的人物时，会用到的话是“喜怒不形于色”。就连最具自发性的爱情，也会受



后光严院天皇

到克制。父亲不能去抱儿子，因为这样会损害父亲的尊严；室内先不说，但是在人前，丈夫不允许与妻子接吻。有一位年轻人，说过一句玩笑话，“在人前，美国人亲吻自己的妻子，而日本人打自己的妻子；可是在私底下，美国人却打自己的妻子，日本人却在亲吻自己的妻子”，这句话，也许不全是瞎说吧。

不管是何种激情，只要有沉稳的举止、恬静的心绪，那么就不会为它所侵扰。我忆起了一件事，是在最近的中日甲午战争里发生的。有很多群众在某个部队即将离开城市的时候，聚集在了火车站，以便与队长以及军队诀别。为了能看到自己预想的激烈情感的爆发，一个美国人在这种时刻来到了火车站。这时候，车站上包括士兵的父亲、母亲、妻子、情人等在内的日本国民，情绪已经非常激动了。可是，当汽笛鸣响，列车出发的时候，上千人都只是默默地将帽子摘下，恭顺地低下头来告别，既没有人挥动手绢，也没有人说说话，只有在沉默之中仔细倾听，才能听到

一些轻微的哽咽之声传来，对于眼前这幅景象，这位美国人既诧异又失望。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家庭生活之中，为了不让病中的孩子发现父母的心软，有些父亲为了听病中孩子的呼吸声，竟然会整夜站在孩子的房门之外；而为了不让学习中的孩子分心，有些母亲在即将逝去的时候，也不准把孩子叫回来。普鲁塔克写下了一些十分动人的篇章，而在日本国民的历史以及日常生活之中，能与这些动人文章媲美的巾帼英雄的例子，绝不会在少数。像马吉特·豪这样的人物，伊恩·马科拉伦肯定会在日本的农民中找到很多。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用自我克制的训练来解释，为什么在日本的基督教会不会经常出现信仰热的复兴。不论男女，一旦感受到自己心灵的激动时，悄悄压制这种激动，不让它流于表面，这会他们本能上的第一反应。嘴唇因为受到难以压抑的心灵的控制，而作出真挚而热烈的辩论，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难以出现的。而鼓励别人将心灵的感受随意说出来，就是撺掇别人去破坏第三戒^①。将心灵最隐秘的感受用极其神圣的语言描述出来，可是听众却是一些杂乱无规矩的人，这对日本人来说是十分为难的。有一个青年武士，他在日记中写道：“你是否能感受到有奇妙的思想震动了你心灵的土壤？这种时刻，正是种子在萌发，请放弃用语言打扰它。让它独自安静地、秘密地活动着吧。”

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跟情感，尤其是有关宗教上的事情，在日本国民眼中，如果用唇舌来将这些情感表达出来，那么就明

① 第三戒大意为“不要借上帝耶和華的名义去隨便亂說”。——译注

显表示这种情感既不深沉也不真挚。有一句谚语说：“只有石榴才是一剖开就能看见所有东西的。”

为了隐藏情感，在情感爆发的瞬间，将嘴唇紧紧抿住，这种做法完全不是东方人性格中的怪癖之处。正如法国人塔列朗所说的一样，对日本国民来说，语言通常也是“掩饰想法的技巧”。

如果你去访问一个日本朋友，他正好处在极其痛苦的阶段，他的眼圈泛红，脸上还带有泪痕，但是，他来迎接你的时候，仍然会和往常一样，面带着微笑。或许，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他是情绪失去了控制。如果一定要他解释一下的话，那么，你能得到的回答大概是“人生本来就有很多苦难的事”“有合必有分”“人终有一死”“对于已经逝去的孩子，仍旧逐年去计算他们的年龄，这样的事是非常愚笨而又痴傻的，但是女人的心经常在这种愚笨痴傻之中沉迷”，等等这样的一些套话。这样看来的话，远在那位尊贵的霍亨索伦说“要学会在沉默中隐忍”，这句高雅的话之前，日本的国民中，就有很多人有着相同的想法了。

事实上，日本人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在他们人性的弱点遇到最为残酷的磨炼之时，他们经常会选择面带微笑。我觉得对于笑的习惯，与德谟克里特其人的理由相比较，日本国民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因为通常来说，日本国民的笑是作为一种面具出现的，它是为了在遇到打击或困扰时，当作自己努力让内心平衡的一个掩护。它的作用是平衡愤怒或者悲哀。

因为感情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时常被压抑，所以在诗歌中便找到了发泄口。10世纪有一位诗人，他写道：“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这里，这样的事情都是内心不堪负荷时，采用的一些手段，

而不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有一位母亲，为了平复自己受伤的心，她想象自己已经逝去的儿子，仅仅只是去捕蜻蜓了，她吟诵道：

捕捉着蜻蜓，你今天将会去到哪里啊！

其他的例子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我很清楚，这些思想是费尽心血一点一滴从胸膛中挤出来的，它们串联在无价的珍珠线之上，要是用外语将其翻译出来的话，反而会将一字千金的我国文学践踏了。我国国民经常会在表面上显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模样；或者说一种笑与忧伤相互掺杂的情绪失控；或者说，一种让人有时对其健全性持怀疑态度的心理活动，而我所渴望的，是在某一种程度上将这些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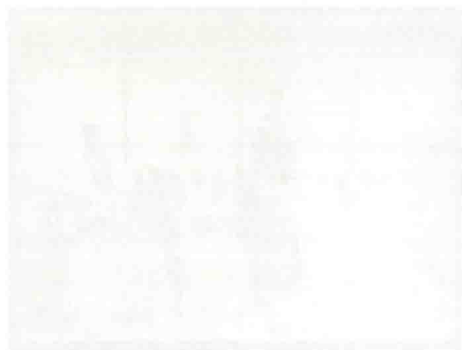


日本十大名将之毛利元就肖像（山口县丰荣神社藏）

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说法，日本国民是因为神经迟钝，所以才能忍受痛苦并且不畏惧死亡。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不是不可能。那么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国民的神经敏感度会差呢？或许是因为日本的气候与极具刺激感的气候的美国不一样；或许是因为日本君主政体与令法国人兴奋的共和制不一样；或许是因为日本国民与热心读《归衣新裁》的英国人民不一样。但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认为正是由于日本国民的容易激动的脾性以及容易感伤的脾性，我们才认可不断的自我控制的必要性，并且坚决执行自我克制。总的来说，要是不将长期以来的自我克制的训练考虑进去的话，对这个问题进行的任何阐述，都会是错误的。

当然，在自我克制的训练上，很容易出现过度的情况。心灵欢悦的思绪有时候会被它压制；率直的天性有时会被它扭曲成狭隘、荒谬；人的情感有时候会被它钝化，它还会形成固执，产生虚伪。不管一种德行再怎么高尚，它都会有一定的反作用，也会有冒牌货。所以，在各种品德上面，我们必须看清的是那些向上的优点，我们所应当追求的是这些崇高的部分。那么从日本国民的表现来看，维护内心的平和就是克己的理想，或者借用一句希腊语来说，在德谟克里特口中被称为最高尚最和善的 *euthymia*，我们所想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自杀和复仇的机制，自我克制所能达到的巅峰就是自杀了，并且自杀是自我克制的最好体现。



第十二章 自杀与复仇的机制

有很多的外国作者，已经对自杀机制以及复仇机制进行过比较详细的阐明了，前者又被称为剖腹。

第一个要讨论的是自杀机制。首先说一下，我的讨论范围会限制在切腹或者剖腹，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割开腹部（harakiri）。它所指的就是，在自杀时采用割开腹部的办法。刚听到这个词的人可能会惊讶地大喊起来：“割开腹部？这是多么的愚昧！”也许，初次听说的外国人会对此感到愚昧而又不可理喻，不过，对于那些钻研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士来说，事情应该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因为借着布鲁图之口，莎士比亚说道：“显现出你（恺撒）的灵魂来吧，拿着我的剑，反过来刺进我的腹部吧！”另外，还有一位现代的英国诗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亚洲之光》中吟唱道，“女王的腹部被利剑刺穿”，但是没有任何人会责怪他粗鄙的英语，或



武士的切腹

指责他无礼。或许，可以再举出一个例子，那幅古尔吉诺画的《伽图的死亡》，正挂在热那亚的罗萨宫里，来看看这幅画吧。那把深入伽图腹部的剑，只要是读过艾迪生让伽图唱的绝命歌的人，大概都不会取笑它吧？以这样的方式死去，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就会联想到一些行为以及真实的事例，这些行为都是极其高尚的，而这些事例都是最为悲哀动人的。所以，不用说任何的耻笑了，就连任何的厌恶也不会伴随着我们的剖腹观念。品德、高尚、从容，它们有着让人折服的转变能力，它们能将高尚性赋予最为丑陋的死亡形式，并且，让它变成一种象征，代表着新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君士坦丁大帝所看到那个标志（十字架），进而想要征服世界就不可能了吧？

当然，不单纯是因为联想到了其他的事情，所以剖腹才会在日本国民心中变得极其合乎常理。为什么选择在腹部剖开呢？那是因为古代解剖学理念里，灵魂以及爱情的归属便是这个地方。对于在日本人中间流行的，灵魂的归宿是腹部，这样的信仰，可以找到一些佐证：很久以前摩西写道，“为了自己的弟弟，约瑟（心）

肠如火烧一般”；大卫向主祷告，不要将他的肠子遗忘了；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一些古代的其他通灵者，他们都说过肠“唤”或者是肠“痛”。塞姆人认为情感以及生命的归宿应当是肝脏、肾脏以及周围的脂肪。相对于希腊语的 *phren* 或 *thumos* 来说，“腹部”这个词的意义范围要更大，不过，对于希腊人认为这一部分的某个地方是灵魂的归宿，这一点日本人与之是一样的。绝对不只是古代人会有这样的观点。笛卡尔是法国人最为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尽管他提出一种学说，说松果腺是灵魂归宿，可是 *ventre*（意思为腹部）这个词，它在解剖学上还未明确，但是在生理学上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个词到了现在，还被当作勇气的意思来用。与之类似的，在法语中，用以表示爱情、怜惜的词是 *entrailles*（意思为腹部）。并不单纯是因为迷信才有了这样的观点，这与将心脏当作情感的归属相比，还算比较科学的了。罗密欧已经被日本人超越，他们不需要询问修道士，就能确切知道，“人的名字居住在这副臭皮囊的某个丑陋的地方”。对于所谓腹部脑髓、腰部脑髓，现代的神经学专家提出一种学说，通过精神作用，某些部位的交感神经中枢，能感受到强烈刺激。一旦这种学说被认可，那么构成剖腹的逻辑就不难了。“我将自己的灵魂宝库打开，您来看看，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是肮脏还是洁净？请您亲自过目。”

千万不要产生这样的误会，以为我在宗教上或者是道德上支持自杀。但是，对于那些想要轻生的人来说，对声誉的极度看重，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自杀理由。

当声誉扫地的时候，能够得到解脱的唯一方法是死亡，

死亡是牢靠的避难所，它可以逃离耻辱。

对于伽斯的诗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很多人很有同感，非常高兴地将灵魂送入了地府！在事关声誉的时候，死亡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决诸多复杂的问题，这样的一种观点武士道是完全接受的。所以，那些具有功名心的武士们，会觉得自然的死亡会显得缺少志气，这样的死亡不是热忱追求得到的。伽图、布鲁图、佩特洛尼厄斯，还有很多其他的大伟人，他们在完结自己生命时的高尚态度，我敢断言，有很多心善的基督教徒，要是他们足够诚实，那么他们对这态度就算还没到积极称赞的程度，至少也会坦白说出感到了这种态度的吸引力。对于哲学家的鼻祖苏格拉底来说，要是我们说他的死是半自杀性的，这难道是夸张吗？虽然苏格拉底知道国家的命令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可是他在有逃脱的可能性之下，仍然主动遵从了这个命令，亲手将毒药杯拿过来，他甚至还洒了几滴毒液来祭拜神灵。当我们从他弟子的描述之中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应当能够看出这是一种自杀行为了。在这种时刻，一般行刑时的那种肉体上的强迫手段并没有用上。审判官作出了强制性的判决，说：“你一定要死，并且，死于你自己的手下。”这点是事实。不过，要是与死在自己手下相比较，自杀并不多包含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很显然，苏格拉底的情况应当归属于自杀。不过，任何人都不会指责他犯了罪。就连柏拉图——他非常讨厌自杀——他也不愿意用自杀者来称呼自己的老师。

对于剖腹，读者应该已经明白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杀的手段。从法律上和礼法上来说，它是一种机制。它作为中世纪的

一个独创，是武士用来赎罪、忏悔、解脱耻辱、挽救朋友以及表明忠心的一种手段。如果下令将它当作一种法律上的惩罚方式，在实施时居然会用严肃的仪式来进行？这种自杀，已经经过了浸礼，如果高度平静的情感以及从容的态度不存在的话，不管是谁都难以实施它。正是因为这样，对于武士来说它才特别适宜。

就算是单纯为了考古的猎奇心，在这里我也想对这个已经废除的仪式进行一番叙述。但是已经有一位能力更强的作者，对这个仪式进行过叙述了，只是现在读过这本书的人很少，所以，我想从这本书中摘抄一段，这一段会比较长。这本书是米特福德编撰的《旧日本的故事》，米特福德从某一份珍稀的日本文献中发现了有关剖腹的理论，他将其进行了翻译，并写在了自己的著作之中，在这些理论之后，他还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是他亲眼所见的。

日本的验尸官带着我们（七个外国代表），走进了那个即将进行仪式的寺院的正殿。那里的景象透出威严。正殿有着非常高的屋顶，支撑着的是一些黑色的木头柱子。非常大的金色灯笼以及一些装饰物从天棚上垂下，这种灯笼是寺院专有的。有一个三四寸高的座位，设在了非常高的佛坛前面的地板上，座位上垫着漂亮的、全新的榻榻米，堆放着红色毛毯。有一个高高的烛台放在不远处，它放出一种幽暗的、诡秘的光芒，这点光芒，足以看见整个行刑过程。高座的左边是七个日本验尸官，右边是七个外国验尸官。除此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我们在焦急以及紧张之中，等待了数分钟，身穿麻布礼服的泷善三郎这才走入了正殿。他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健壮男子汉，年龄 32 岁。陪伴着他的是一个断头者以及三个官员，这三个官员穿着金色刺绣的无袖罩衣。有一点一定要明确，断头者这个词，与英语中的 executioner（行刑人）这个词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颇具风度的任务，很多时候，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都是罪人的亲人或者朋友，说他们之间是主角与伺候者的关系，比说他们之间是罪人与行刑人关系更为恰当。这一次，由泷善三郎的弟子来担任断头者，之所以会从泷善三郎的几位亲友中将他选出来，是因为他剑术高超。

泷善三郎缓缓走至日本验尸官处，跟在他旁边的是断头者，他们二人一起向验尸官行了礼，然后走到外国人所在处，以相同的或者说更为庄严的态度行了礼。他们每一次行礼，都收到了尊敬的回礼。泷善三郎安静地带着让人敬畏的气概走上了高座，他在佛坛前面进行了两次跪拜，随后背对着佛塔，端坐^①在毛毯上面，而断头者则在他左边蹲着。那三个随着他一起来的官员中，有一个人很快将肋差用白纸裹住，放在三宝^②之上，走到了前面。所谓肋差，指的是日本人佩戴的短刀或者匕

① 端坐是一种日本的方式，坐的时候，膝盖跟脚趾接触地面，而身体就坐在脚后跟上。这种姿势颇受尊敬，他会保持这个姿势坐在这个位置上，直到他死去。——原注

② 一种带座的方木盘，在向神佛上供时使用。——译注

首，有九寸五分长，它的刀尖以及刀刃非常锐利，就像剃刀一样。这个人行过礼之后，就将东西递给了罪人，罪人非常恭敬地将东西接过来，并且用双手将它托着，一直托到头顶处，然后在自己面前将它放下。

沈善三郎再一次行了庄严的礼，随后开始说话，他说话时用的那种音调显示出痛苦的认罪者可能会有那种程度的情感以及犹豫，但是他的脸色以及态度却没有任何变化。他说道：

“只有本人自己，下达了一个鲁莽的不正确的命令：对神户的外国人开枪，当见到他们要逃跑的时候，再次下令开枪。现在，本人因为身负罪责而切腹谢罪。请各位来验明，劳烦大家了。”

他再一次行了礼，待礼毕之后，他将上衣脱到了腰带那个地方，腹部裸露了出来。因为尊贵的日本武士一定要向前趴下死去，所以他按照惯例，将两个袖子小心翼翼地塞到膝盖下面，以防止向后面倒下。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毅然决然地将面前的短刀拿起。他注视着短刀，好像因为喜爱而舍不得一般，看来他现在是在聚集死亡之念，可是很快，他就在左腹处将那把短刀深深刺进去，然后缓缓向右腹拉，再往回拉，向上稍稍一划。这个动作过程必然是极其痛苦的，可是在此期间，他脸上的肌肉却是纹丝不动的。他将短刀拔出，身子向前弯曲，脖子伸了出来。这时，他的脸上才划过了痛苦的表情，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断头者一直蹲在他旁边，一动

不动地注视着他的举动，直到这时，断头者才从容地站起身来，霎时间将大刀高高举起。刀光闪过，咔嚓一声，扑通倒下。一挥刀之间，身首已然分离。

死一般的沉寂出现了，能听见的只有我们前面的尸体涌出血液的声音，咕嘟咕嘟。就在刚刚这颗头的主人还是一位勇敢坚毅的男子汉啊！太恐怖了。

断头者趴在地上行了礼，拿出准备好的白纸将刀擦干净，然后从高座上走下来了。有人庄重地将那把带血的肋差带走了，它现在是砍头的证据了。

随后，有两个朝廷官员离座起身，走到了外国验尸官的面前，说片刻也没有耽误地实施了对泷善三郎的刑罚，请去检查。到这里，仪式也就完成了，我们离开了寺院。

有非常多的描写切腹的情景，可以从日本文学或者目击者的叙述当中得到。如今，再举一个实例足矣。

有两兄弟名为左近和内记，哥哥有二十四岁了，弟弟也有十七岁了，他们想要杀死德川家康为自己的父亲报仇，所以他们偷偷潜入军营，可是他们一潜入就被抓住了。对于这两个胆敢来暗杀自己的青年，老将军非常欣赏他们的勇气，所以下达命令，让他们用最光荣的方法死去。全家男人都被处死，就连最小的弟弟八麿，一个当时只有八岁的孩子，也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所以，他们三人被带到了寺庙之中，这座寺庙是用来行刑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医生，他写下了日记，将当时的场景记录了下来：

他们坐在了等待死亡的席位之上，这时候，左近面对着最小的弟弟，说：‘八庵，你先切腹吧，哥哥看看你做得对不对。’八庵回答说，他从未见过切腹，让哥哥先切腹，然后他再学着哥哥的样子去做。哥哥眼中噙着泪，但仍旧微笑道：‘坚强的小家伙，你说得太对了，不愧为父亲的孩子。’八庵被安排在两个哥哥之间坐下，左近在自己的左腹上将刀刺进去，说：‘弟弟看好了，明白了吗？不能切得太深，以免向后倒下，要跪好双膝，向前倒下。’同样，内记也一边切腹一边告诉八庵：‘不能将眼睛闭上，不然就会像女人的死脸一样了。就算是刀尖停滞不前了，或者说力气松懈了，也要鼓足了勇气将刀拉回。’八庵看着哥哥做的示范，在哥哥死后，便从容地脱了上衣，根据两位哥哥所教的动作，非常完美地实施了切腹。

由于切腹被看作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自然而然的，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引诱，导致人们滥用它。有一些心血来潮的青年，为了一些毫无道理的事情，或者一些完全不值得去死的事情，而毅然决然地赴死。很多武士因为一些毫无理据并且模糊不清的原因就去切腹，武士切腹的数量要远比女性入修道院多。按照世人的声誉价值观来说，生命的的确确是不值钱的。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很多时候声誉已经不那么纯粹，也就是说它是掺杂了其他劣质金属的合金，而不是纯金了。但丁在其著作《地狱》中，描写了一



德川家康之后200年的日本武士影像

个第七层，这个地方是专门安置自杀者的，在这个地方，应该谁也不能夸口说，比日本人的数量还多吧。

不过，急着去送死或者为了献媚而去死，对于真正的武士来说，这二者都是一样的卑鄙而懦弱。在屡屡战败，从荒野被逼入深山，从丛林被逼入洞穴，独自一人，忍饥挨饿

躲藏在幽暗的树洞之中，刀刃已经豁口，箭用光了，弓也断了，那位杰出的罗马人布鲁图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在斐里皮用刀自刎。可是，在一个真正的武士看来，这种时候去死是非常懦弱的。他们在这种时刻通常的选择是隐忍，那种隐忍几乎与基督教殉教者相等，他们为了鼓励自己，会吟唱诗歌：

悲伤的事尽管层层堆叠吧
我自身能力的极限将得到磨炼

在面对灾难以及困苦的时候，要用隐忍以及积极的本心来对抗它，并且要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教诲才是出自武士道。这就跟孟子说过的一样，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新撰太閤记》画中人物加藤清正。大判锦绘

增益其所不能。”完成上天的指令才是真正的荣耀，就算因为这个而死亡，也是荣耀之事。那么与之相反的，为了躲避上天的指令而去死，就是卑鄙而又懦弱的做法了。

“对死亡轻视，是非常勇敢的行为，但是，如果情况是活下去比死亡更为可怕的话，那么敢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气。”这段话摘自一本了不起的书《医学宗教》，它是托马斯·布朗爵士编撰的，这句话与日本武士道一再进行的训诫是一样的。17世纪，有一位出名的和尚，他说：“如果一个武士从未想过死亡，那么不管他平常如何巧舌如簧，到了重要时刻，他肯定会躲开。”他还说：“一个人一旦内心选择了死亡，那么不管是真田的枪还是为朝的箭想要穿透他，都是不可能的。”

这些话已经显示出日本国民非常接近于那个庙堂大门了，那个大建筑师耶稣基督教诲我们“为我而失去生命者得救了”的庙堂大门。难道不是吗？这些只是那些大量能证明人类的道德相同性的例子中的两三个而已。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明白，与我们初看时的大吃一惊比较，武士道自杀机制的滥用，并没有那么无理以及蛮横。自杀机制的姐妹——复仇机制，这是自杀机制的衍生物，或者也可以将这个机制称为报仇机制，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制有什么样的优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只用几句话就能说清了。因为，在所有的民族之中，这样的机制或者说风俗都流行过，并且到了现在仍然还有残存，从进行决斗以及私刑还在延续就能证明这一点。这样的事最近不是还有吗？为了替德雷福斯报仇，一位美国军官向艾斯特哈兹提出决斗。就像通奸一样，在一个没有实行婚姻制度的野蛮族群中，这是无罪的，那么女子不想失去贞洁，就要靠自己情人的嫉妒了。杀人与之类似，没有刑事法庭的时代，这不算犯罪，那么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被害人的亲属就会进行复仇。奥塞利斯向荷拉斯询问：“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美？”他得到的回答是“替父亲报仇”，那么日本人在此基础上还会加上一句，那就是“替主君报仇”。

在复仇之中，有一些东西能让人们的正义感得到极大的满足。“我父亲生性善良，他为何该死？杀他的人是干了件十恶不赦的事。对于这样的行为，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也不会原谅的。就算是上天，也不会饶恕罪恶的行为。我父亲的志向是让坏人不能再干坏事，这也是上天的志向。因为他杀害了我的父亲，所以



织田信长在姊川之战

我必须手刃仇人，我是我父亲的孩子，我必须让仇人流血。我与他之间有着杀父之仇，我二人势不两立。”这就是复仇者的逻辑思维，这种逻辑是简单并且不成熟的，不过，就跟我们知道的一样，哈姆雷特的逻辑也不会比这个更深刻。这算这样的逻辑十分幼稚，但是，人生而有之的正确的和谐感以及公平的正义感都从这里得到了表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复仇这一方面，我们的感觉十分精准，就像数理一样，必须到了方程式两边相等了才行，不然，就总会觉得还有未完之事。

人们可以把复仇托付给一种超越凡人的力量，比如犹太教中就相信有嫉妒之神，或者是在希腊神话中就存在涅莫希斯^①。可是，在武士道之中呢？常识让武士道将复仇机制当作一个伦理法庭，那么在这里，就可以起诉那些普通法律难以审判的事了。有一位拥有 47 名武士的主君，他被判了死刑，但他没有上级法庭可以起诉。所以，这 47 位忠诚的武士就向复仇这个法庭起诉，这是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注

当时独一无二的最高法庭。当然，根据普通法律，这些武士被定了罪。可是，出于本能，民众们作出了不同的判决，所以，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泉岳寺的坟墓，都一起流芳百世了。

以德报怨是老子的教诲，不过，还有一个声音比他更为嘹亮，那就是孔子所教导的以正直或正义报怨。但是，只有在为长辈上级或者恩人报仇时，复仇才会被视为合理的。那么就应当忍耐并原谅那些施加在自己身上，或者妻子身上的伤害，所以，对于汉尼拔那种声称要为祖国复仇的誓言，日本的武士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像詹姆斯·汉密尔顿那样，将从妻子坟墓上拿来的土放在腰带中，作为一种不朽的激励，以激励自己去向摄政摩礼报杀妻之仇，武士道对此的态度则是轻视。

由于刑法法典的颁布，切腹以及复仇这两个机制，都已经没有理由存活下去了，像那种美丽少女乔装迫击杀害父母的敌人，这样的浪漫故事再也听不到了。刺杀家族仇敌的悲剧，再也看不到了。现在，宫本武藏游侠的事，也变成了过往的故事。现在，为被害人抓捕追罪犯的事已经由纪律森严的警察来完成了，而正义的需求也由法律来满足了。整个国家以及社会都在匡扶正义。如此一来，正义感已然得到满足，就不用再去复仇了。有位新英格兰的神学家评论，复仇只不过是“欲望所培育的内心渴望，这种欲望来自于想要用牺牲者的鲜血满足饥饿”，如果真像他所说的一样，那么如今刑法法典中规定的那些条款，应该可以杜绝这种事了吧？

虽然，切腹的机制已经瓦解，但是偶尔还是对这种行为有所听闻。并且，只要不将过去遗忘，那么这样的行为，在以后可能

还会发生。要是崇拜自杀的人的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上升的话，那么，必然会流行起很多既不痛苦又节约时间的自杀方式。但是，在众多的自杀方式之中，墨赛利教授肯定要将一个贵族的地位授予切腹吧。教授提出建议说：“在自杀的时候，不管不顾地选择了最为痛苦或者最为费时的方式来自杀，这样的案例中，一百个里有九十九个，是因为偏执成性、疯狂或不正常的亢奋的神经错乱导致的。”^①可是在实施切腹时，想要完成这件事必须足够冷静，所以在这其中不会存在一丝半点的偏执、疯狂或者亢奋。自杀被斯特拉罕博士划分为两类：合理的或者疑似的；不合理的或者真正的。^②那么前一类型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切腹了。

在社会的纪律以及生活当中，刀剑所占据的地位，不管是从这种血淋淋的制度上，还是从武士道普遍的趋势上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有一句格言说刀是武士的灵魂。



伊达政宗的军旗图案



扫码分享电子版

① 选自墨赛利编撰的《自杀论》第314页。——原注

② 参考斯特拉罕编撰的《自杀与疯狂》。——原注

第十三章 刀是武士的灵魂

刀，在武士道看来，代表着能力和勇气。当穆罕默德宣称“剑是一把钥匙，能开启天堂和地狱之门”的时候，也同样反映出了日本人的情感。那些少年的武士，从孩提时期开始，就要学习怎么用刀。到了五岁的时候，就穿上武士的行头，在棋盘上站着，而以前玩耍用的玩具小刀就被腰间佩带的真刀取代了，这样，孩童们的武士资格才第一次被认可，这个认可对于孩童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是跨入武士门槛的第一个仪式，待这个仪式完成之后，他想要走出父亲的家门，就必须佩带上这个显示其身份的象征物。但是，他们平常所佩带的是作为替代品的普通木刀，这个木刀被涂成了银色。不过，用不了几年，这个木刀就会被丢弃，然后经常佩带的就是钝刀了。虽然不锋利，但却是真刀了。他们的刀不锋利，但是他们会生出一种比刀更锐利的喜悦之情，他们

带着这样的情感出门去，在树木和岩石上试自己新刀的刀刃。当年满十五岁，便成年了，他们被准许自由行动了，那时候，他们会拥有非常锋利的刀，这把刀足以胜任任何工作，他们会因为拥有这样的刀而感到自豪。将这样的利器握在手上，那种自尊以及有担当的情感和态度就会在他们身上出现。“佩带刀剑可不是为了好玩。”刀是忠诚和名誉的象征，刀佩带在了腰上，而忠诚和名誉就佩带在了心里。他们绝不会让那一大一小两把刀离开自己身边，这两把刀称作大刀和小刀。当他们在家中的时候，就会将佩刀放在书房或者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作为装饰，而在夜里，则让佩刀在枕边，放在手一伸就能拿到的地方。刀是经常伴随着他们的伴侣，所以刀非常受珍视，并且，一般还要为刀取一个专门的名字当作昵称，这种尊敬，几乎要等同于崇敬了。历史学的鼻祖曾记载过一则趣闻，说的是西徐亚人向铁制偃月刀奉献出生命的事情；在日本，有很多神社和家庭都珍藏着刀，这些刀是他们进行礼拜的对象。就算是最为常见的短刀，也不能轻视它。若是侮辱了刀，就会被看作侮辱了持刀者。若是有人一个不小心跨过了放在床上的刀，那么就准备接受祸事吧！



日本名将伊达政宗

既然刀是如此贵重，那

么它怎么可能从工艺家的注意和技艺下漏掉呢？当然，它也不会被持刀者的虚荣心忽视。尤其是当刀只是与主教的权杖、国王的权笏用途相似的和平时年代，这种情况就会更胜。将鲛皮、绢丝等物品缠绕在刀柄上，将金银镶嵌在护手上，在刀鞘上则涂上颜色各异的漆，这样一来，这件最为让人害怕的武器，它的威胁力便被掩饰了一半。不过，与刀身相比，这些装饰也只是些小玩意儿而已。

刀匠不仅仅是单纯的工匠，他们还是极具灵感的艺术家，他



处于警惕中的武士

们进行工作的场所就是圣殿。每一天，他们工艺开始的起点都是斋戒沐浴。或者是所谓的“他在钢铁的冶炼之中，放入了自己的三魂七魄”。他的一举一动，抡锤、淬火、用磨石研磨，都是庄严的宗教仪式。也许是因为刀匠的灵魂或者他的守护神的灵魂，才让我们的刀剑发出阴森的气息。将它当作艺术品，它是毫无瑕疵的，就连托莱多和大马士革的名剑^①，都难以望其项背，而且，日本刀还具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超出了艺术所能给予的范围了。只要将那冰冷冷的刀身拔出，空气中的水蒸气便会在它表面上凝聚。它那毫无瑕疵的纹理，散发出青色的光辉，它将过去和未来悬挂在自己无人能及的刀刃之上，它的弯度所融合起来的是最为杰出的美与最为强大的力量，这所有的一切，掺杂着力与美、敬畏与恐惧的情感，刺激着我们。它如果只是一件漂亮而又让人开心的物品，那么它将不会带来任何祸患！可是，放置它的地方经常是一伸手就能拿到，那么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引诱，致使不合理地使用它。从平静的刀鞘中将刀身一挥而出的事，实在是屡见不鲜。在乱用刀具最泛滥的时期，有时候，为了试试那把新得到的刀，竟会砍下无关者的头颅！

不问缘由就随意使用刀，这样的行为会得到武士道的允许吗？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回答是：坚决不允许！武士道极其看重刀的正确使用，他们认为滥用刀是错误的，并且，对滥用怀有厌恶的态度。一个人若是在不正确的场合用了刀，那么将被看作懦弱者、口出狂言之人。什么时候该用刀，稳

① 在欧洲，托莱多的剑和大马士革的刀，都是声名远扬的。——译注



锻冶刀剑的江户匠人

重踏实的人都知道，只是这样的时机并不多。经历过日本历史上最严重动乱时期的人，其中之一是已故的胜海舟伯爵，在当时，触目所及的都是暗杀、自杀以及其他流血事件。在有一段时间里，胜海舟伯爵被赋予了极其重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几乎大到专权的地步了，所以，这让他多次成为暗杀对象，不过，让鲜血来玷污自己的刀，他是绝不愿意的。曾经，他对一位朋友讲述了一些回忆，他在讲述时用的是自己特有的平民化口吻，在这些回忆中，有这样的话：“对于杀人这件事，我是极其讨厌的，我从来没杀过一个人。所有人都被放走了，就算是那些原本应当砍头的人，也只是说句可以了，便不再管他们了。川上玄哉对我进行教育，他说：‘你不杀人，这可不行，不管是南瓜还是茄子，你也会摘下来吃吧？这些人跟南瓜、茄子没有什么区别。’他可真是不简单。可是，他最后却被杀死了。或许正是因为我不滥杀无辜，所以我

才能逃脱被杀的命运。我将刀牢牢地绑住，轻易是不会抽出来的。我下定了决心，就算是有人砍我，我也不去砍别人。是呀，将那些人看成是跳蚤和虱子就行了。它们不过是爬上肩膀咬几口，只会发痒，并不会有生命之忧。”^①这是一个在艰苦和胜利的熔炉中被武士道考验的武士所说出来的话。有一句俗语，叫“失败就是成功”，它指的是，对于凶残的敌人不抵抗，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此外，还有一句俗语，也有着相同的意思：“最好的胜利是兵不血刃。”从这些话中能看出，和平才是武士道最终的目标。

可是，专门来宣扬这种目标的人却是僧人和道德家，而武士道的主旨却是练习武艺和在武艺上获得称赞，这事不得不是说极其遗憾的。所以，女性的思想竟然也因为他们而带上了巾帼的特点。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么我们将用不小的篇幅对妇道以及妇女的地位进行讨论。



扫码分享电子版

① 选自《海舟座谈》。——译注

第十四章 妇道以及妇女的地位

在数量上，女性占了人类的一半，通常她们都被称作矛盾的样板。因为男性的“理性的感悟”力，很难理解女性内心的直觉活动。在汉字中，“妙”这个字所代表的意思是“神奇的”或者是“难以预料的”，那么这个字是由“女”和“少”组成的，而“少”的意思正是“年轻的”。所以男性那种粗放的心思，不具有理解女性肉体美以及细腻思想的能力。

女性的志向放在武士道中间的时候，就不具有任何神秘的特性了，它的矛盾也只是外表上的而已了。前面我说到过，它是属于巾帼性质的，不过这仅仅说了真谛的一半而已。在汉字中，“妇”这个字表示的是妻子，从字形上看，表示一个女人拿着扫帚。当然，这肯定不是为了袭击自己的配偶，或者说为了防御而挥动扫帚，也不是要施展什么魔法，它的用途，只是最初发明扫帚时最

简单的那个用途。如此看来，“妇”这个词与英语中一些词一样，都是家庭性的，比如妻（wife）这个词是从纺织者（weaver）这个词衍生出来的，而女儿（daughter）这个词是从挤牛奶女工（duhitar）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对于妇人的活动范围，德国皇帝说是厨房（Küche）、教堂（Kirche）以及孩子（Kinder）这



三点。武士道虽未将妇女的志向限定在这三点上，但家庭性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性质以及巾帼的特点，这二者在初看之下似乎是相矛盾的，可是，在武士道看来，这二者是能够协调的，下面我们就对此进行一番探讨。

原本，武士道就是为了男性而制定的规矩，所以，理所当然，女性与武士道所看重的道德相去甚远。温克尔曼说：“关于希腊最高级别的美，说它是女性的，还不如说它是男性的。”在此基础上，莱吉还加上了一句，他说就跟在艺术方面一样，这一观点从希腊人的道德方面来看，也是毋庸置疑的。与之相同，最被武士道称赞的妇女是“将自己从性的软弱性质中释放出来，发挥出坚



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足以媲美最坚毅并且最勇敢的男人”^①。所以，少女会接受这样的锻炼：将她们的情绪压制住、对她们的神经进行强化，会使用武器尤其是长柄刀，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能维护自身的尊严。但是，她们是为了自身以及家庭才练习武艺，并不是为了在战场上使用。女性用武器维护自身的贞洁的热忱，与自己的

丈夫维护其主君的热忱，这两者间毫无二致。她的技艺主要用在家庭之上，比如教育子女，正如下面将要说到的。

虽然说，女性的剑术还有其他的一些武艺，很少有付诸实践的时候，但是，对于习惯跪坐的女性来说，它在健康上还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当然，女性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才练习武艺的，在真正有事发生的时候，是能够付诸实践的。只要女孩子成年了，就会被授予短刀（也称之为怀剑），若是有人袭击自己，那么就可以用这个短刀刺袭击者的胸口，或者根据当时的情况，将短刀扎进自己的胸口。事实上，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后者。不过，对于她们，我并不想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我们能看到，佩拉吉亚和

① 选自莱吉所编撰的《欧洲的道德史》第2卷第383页。——原注



武士的妻子

多明妮娜这两个妇女在自杀后，就算是非常讨厌自杀的基督教徒的良心，也会因为这两位妇女的贞洁以及虔诚，而将她们看作圣徒，我们看到了这个，那么对于日本那些自杀的妇女也就不会太严厉地责怪了。在日本的佩拉尼亚看到自己的贞洁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之时，她并不会等待父亲的剑，因为她的怀里时常都放着自己的武器。不知道怎么自杀将是她的耻辱所在。举个例子，就算她没有学过解剖学，她也一定会知道刺喉咙的正确位置在哪里。死亡会带来何其巨大的痛苦啊，所以她们一定要知道将自己的膝盖用带子绑好，表现出最大的慎重，这样就可以防止死亡的痛苦让她们肢体的姿势走样。如此看来，应该是能够与基督徒珀裴图娅，或者圣童贞女克尼丽娅相提并论了吧？既然我会如此坦率地提出疑问，肯定是事出有因的。这是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以我们洗澡的习惯以及一些微小的事情为依据，产生了一种日本国民没有贞操观念的误解。^①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于武士的妇女来说，她们最为主要的德行就是贞操观，在她们眼中就算是生命也比不上贞操重要。

一个妙龄少妇不幸落入了残暴的敌人手中，在即将陷入敌人暴行的危险时，她提出请求，她有一些姐妹们因为战争而失散了，如果他们能让她给姐妹们写几行字的话，她就会任由他们摆布。她将信写完之后，却走到了最近的水井边，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纵身跳入井中。有一首诗作为她遗书的开头：

① 在芬克（Finck）编撰的《日本的莲花季》第286—297页中，有对裸体以及沐浴的合理说明。——原注



月冈芳年笔下的孝女

人世道路满载艰辛，青天之上弥漫乌云，
山巅上生辉的月亮，你为什么不进山来！

日本女人只以男人的大事当作自己的最高志向，若是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那是有失公允的。事实远远不是这样！对于艺术以及精致的生活，她们也是有需求的。对于音乐、舞蹈以及文学，她们都不曾忽略。在日本文学中，有很多美妙的诗歌，它们正是女性在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日本的纯文学史上，女性的作用不可小觑。之所以教她们学习舞蹈，是想让她们僵硬的动作变得柔和起来，这里所说的她们是指武士的女儿，而不是艺妓。她们学习音乐，也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能让她们在自己的父亲或者丈夫郁闷时，可以用来安抚他们。净化心灵是它的最终目标，正所谓心不静则音乱。在前面，我们说到过关于青年的教育，当时我们说，对于道德价值来说，艺术通常是一种附属物。对于女性来说，这种观点也是一样的。绝对不是为了培养虚荣、奢靡的习气才学习音乐以及舞蹈的，学习这些只是为了增加生活的精致以及欢快罢了。我非常同情波斯干，当他在伦敦的时候，有人将他带到了一个舞会上，别人请他跳舞时，他直接而僵硬地拒绝了，他回答在他的国家，从事这个行业的是专门的一群女子，她们来给别人表演。

日本女性之所以学习技艺，并不是为了给别人表演，也不是为了在社会上获得名气。它只是一种家庭性的娱乐而已。就算是在社交的宴会之上，主妇也是将表演技艺当作一种任务来完成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不过是主人款待客人的方式中的一种而已。



弹三味线的日本妇人

她们是以服务家庭为目标而接受教育的。不管离得多么远，她们都不会将厨房遗忘掉。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以及体面，她们总是在辛勤地劳作，甚至于甘心放弃生命。她们不分昼夜地为自己的小家庭歌唱，歌唱的音调是坚毅而又温和的、勇敢而又哀伤的。当她们的身份是女儿时，她们会为父亲牺牲自己；当她们的身份是妻子时，她们会为了丈夫牺牲自己；当她们的身份是母亲时，她们会为了儿女牺牲自己。所以，她们从幼年开始，就要接受否定自己的教育。女性的一生都是处在从属以及牺牲的地位之上，她们的一生并不独立。对于男子来说，妇女是自己的助手，如果她的存在有价值的话，那么她就要跟丈夫一起在台上亮相；如果她的存在会干扰到丈夫，那么她就必须退到台下。在日本，如下所述的这样的事是比较常见的：一位青年对一位少女生出了爱慕之心，对于他的爱慕，少女也用同样的热情来回应，可是，如果少女发现青年因为迷恋自己，而将责任抛诸脑后的话，那么少女

就会毁坏自己的美貌，以便降低自己的魅力。吾妻，在武士女儿们的眼中，就是自己神往的理想妻子的典范，吾妻发现自己丈夫的仇敌爱上了自己，她就假装参与到仇敌的邪恶计划之中，在那位爱慕他的刺客去刺杀她的丈夫时，她便趁着夜色，充作了自己丈夫的替身，用自己纯洁的头颅接受了刺客的剑。一位年轻的大名，他的妻子在自杀前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这封信的内容应该不需要注释了吧？

“我听说，能够在同一树下乘凉，能够喝同一条河的水，都是前世修来的缘分，自从前年许下白头偕老的誓言，我就想时时刻刻跟随着您，不离不弃。听说，最近您将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暗地里我感到十分高兴。据说中国的项王是个盖世英雄，但是他对虞姬仍是难以割舍，木曾义仲与松殿在诀别时，也是舍弃不下，如今我还活着，却已经绝望，所以，就让现在仍旧活着的我，将最后的问候，送给现在仍旧活着的您，我会在黄泉路上等您。希望您不会忘了这么多年来，秀赖公^①高于山、深于海的恩情。”

就跟男子会为了自己的主君以及国家而牺牲自己一样，女子也会为了自己的丈夫、家庭还有家族而牺牲自己，她们这种牺牲是快乐的并且光明正大的。如果没有自我否定这种东西，那么要解决任何的人生谜题，都是难以做到的。自我否定对于女子来说，它的重要性就像忠义对于男子一样，它是女子家庭性的根基所在。女子的丈夫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隶，与之类似，她们自己也不是丈夫的奴隶。内助，也就是“在幕后进行帮助”，这是女子所要起

① 秀赖公指丰臣秀赖（1593—1615），是丰臣秀吉的次子，木村重成的主君。——译注



月岡芳年笔下骑马的女子

到的作用。女子为了男子而牺牲自己，这样的话，男子就得以以为君主牺牲自己了，而君主也就得以听从天命了。女子正是站在了这样一个逐级向上牺牲的阶梯上。这个训条的缺点我很明白，同时，对于基督教，要求全部活着的人们独自直接地承担造物主的责任，甚至为了服务于高出于自己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特性，我也很明白，正是这一点将基督教的优点很好地体现了出来。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光看奉献的教义，甚至为了服务于高出于自己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特性。这种奉献教义，也是基督的教导中最为庞大的、形成它的使命的神圣基础，单从这一点来看，不变的真理才是武士道的基础。

在意志上对奴隶般的顺从进行称赞，并抱有不正当的偏见，读者应该不会将我看成这种人，而对我进行责备吧？学富五车、极具思想的黑格尔，曾提出过见解以及辩护，他说历史是自由的铺展以及实现。对于他这种观点，总体来说我还是接受的。关于武士道的教诲，我需要说明一下，不管是对于男子还是对于女子来说，这些教诲，都是完全被自我牺牲精神浸泡着的。所以，除非武士道的影响完全消除，不然的话日本社会恐怕难以接受那位美国提倡女权者所提出的冒失观点——“一切日本女性都会站起来与旧习惯对抗”。这样的反抗会取得胜利吗？女性的地位会由此得到改善吗？通过这样的轻率举动，她们能得到一些权利，但是会对她们如今所承袭的温柔的性格、温顺的行为带来损害，这样的损害会因为她们得到的权利而被弥补吗？罗马之所以会道德沦丧，正是因为他们的妇女丢掉了家庭性，想要用语言来描述这样的事情，不也是很难的吗？日本女子的反抗真的是历史发展的

大势所趋吗？这一点那位美国改革者能否确定？这些可都不是小问题。变化肯定是会到来的，并且这种变化的到来并不需要等待反抗。眼下，我们姑且先看看，女性的地位在武士道制度之下，是不是真的十分恶劣了，是不是已经恶劣到需要对反抗进行肯定的程度了。



古画中的日本女子

欧洲骑士献给“上帝以及淑女”的尊重，很多都只是表面上的。吉本曾经因为“上帝”“淑女”这两个词的不和谐而感到脸红。另外，哈勒姆曾经进行过辩论，他认为骑士道对妇女的热情蕴含着一种险恶的爱，所以骑士道的道德是比较粗野的。哲学家思想上的粮食，正是由骑士道对妇女产生的影响提供的。在对封建制度以及骑士道进行探讨之时，基佐先生认为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是健康的，但是斯宾塞先生的观点却与之相反，他认为，妇女的地位在军事社会中肯定是十分低微的，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必须辅之以社会产业化发展才行。而关于封建社会，它肯定是军事的，这应该是正确的吧？那么基佐先生的观点以及斯宾塞先生的观点，对于日本来说，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答案是两个都没有错，我敢给出这样的肯定回答。在日本，军人阶级的人数是有限的，其中武士大约 200 万名，再往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

名，以及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贵族们身份尊贵、生活舒适，说他们是习武之人不过是表面上的而已。那么从武士往下就是普通民众，包括农、工、商，这些人是从事和平事业为生的，所以，针对军事社会的特性，赫伯特·斯宾塞所提出的观点，仅仅只有武士阶级适用，那么产业型社会与军事社会正好相反，这种社会特点，在武士阶级之上以及之下的阶级内，都能通用。通过妇女的地位，可以对这件事进行很好的阐述。也就是说，妇女所拥有的自由，在武士之间，是最少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社会地位越是低下，夫妻间地位的平等性就越强，比如说手工艺人；而在地位尊贵的贵族之间，夫妻间地位的平等性也是较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生活闲适的贵族们，确确实实已经被女性化了，所以很少有机会凸显出性别上的差异了。如此看来，在旧日本就能找到充足的例子来证明斯宾塞的观点。那么再说基佐的观点，若是读者读过他的封建社会观，应该不会忘记，关于考察对象，他是专门挑选了那些具有身份地位的贵族。所以，对于大名还有公卿来说，他的观点是很适宜的。

大家如果因为我的这些话，而对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给出了极低的评断，那么对于历史公理，我就犯下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错误。对于女子没有受到与男子等同的对待，我会毫不迟疑地去阐述。不过，如果差别与不平等之间的区别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肯定会经常有一些难以避免的误解出现。要是我们能考虑到，只有在法庭，或者是选举投票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男子之间的相互平等，既然是这样，那么因男女平等的辩论为自己带来困扰，显然是很不必要的。美国的《独立宣

言》中说，所有的人从生下来开始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所指的不是任何肉体或者思想上的力量。它只不过是对古代阿尔平人说过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行了复述而已。法律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公平的标尺。测量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要是说只有法律这一个天平的话，那么，判断妇女地位的高低，就跟用磅、英两^①告知妇女她的体重，那么轻而易举了。可是，在衡量男女间相对的社会地位时，正确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这一点才是问题所在。如果像对银子的价值与金子的价值相比较那样，在对女子的地位与男子的地位进行比较时，也用数字来计算它的比例，这样做是对的吗？只要这样做就行了吗？人类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也是最为重要的价值，在这种计算方法内却被排除在外了。男女各自要完成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任务，但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资格是不尽相同的，要是我们将这一点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就能发现，一定是一种复合性的东西，才能成为测量两性相对地位的标尺。要是借用一下经济学术语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复本位的。武士道就拥有自己的本位，且是一种双本位。也就是说，想要衡量一个女子的价值，必须通过两个东西，一是战场，一是炉灶。女子在前者上得到的评价是极其低微的，可是，在后者上却是非常完备的。给予女子的待遇，与这个双重评价十分相符，从社会的、政治的单位上，给予她们的评价很低，不过，女性作为妻子以及母亲，则会得到最崇高的尊重以及最深厚的爱戴，妇女在罗马人那样的军事性民众中，是靠着什么而得到了极高的尊

① 英两即现今的盎司。——译者注

重呢？这应该是因为她们是 *Matronae*（母亲）吧？罗马人之所以会在妇女面前低下头，是因为她们是母亲，而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者立法之人。那么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当父亲或者丈夫奔赴战场，离开家园的时候，母亲或者妻子就要全权担当起操持家务的任务。父亲或者丈夫，托付给她们的有孩子的教育，以及保护孩子的安全。我前面已经说到过了妇女的武艺之类，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对孩子的教育进行正确指导。

有一些不求甚解的外国人，他们看见日本人经常用“拙荆”等词语来称呼自己的妻子，所以，在他们中间便有一种肤浅的观点非常风行，那就是日本人看不起、不尊重自己的妻子。要是告诉他们，在日常使用词中，还有像“愚父”“犬子”“拙者”这类的词，那么答案不就是显而易见了么？

我觉得与基督教徒相比较，日本国民的婚姻观，在某些方面来说，还要更为深刻。“男女应当合二为一。”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一直都没能从夫妻是两个人格的观念中跳脱出来。所以，当他们中间的平衡被打破时，他们就会认可，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可是当他们和好了，他们就将所有种类繁多的乏味的相爱昵称，以及毫无用途的奉承之语都用上。先不管夫或者妻的另一半是好是坏，他们在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另一半时，总会说可爱呀、聪明呀、和善呀、这样那样的，在日本人听来，这些话是与情理极度相悖的。若是用“聪明的我”“我招人喜爱的性格”等等这些话来形容自己，这难道会是一种和善的趣味？在我们看来，夸赞自己的妻子，就等于是夸赞自己的某一个方面，可是，日本国民都认为，自我夸赞是一种很低级的趣味，关于这一点，我希望



日本女性

在信仰基督教的国民中也应当这样。我之所以偏离正题，对此进行一番讨论，是因为在武士道中，遵循礼貌要求对自己的配偶进行贬低是一种流行的习俗。

条顿种族的族群生活，是以对女性近乎迷信般的崇敬为开端的，不过事实上，这一点在德国正处于消亡中。而美国社会生活开端，则是以非常沉痛地感觉到女性人口不足为基础的^①（现在，

① 此处所指的时代是，将少女从英国引入，并且以多少磅烟草作为代价来结婚的那个时代。——原注

美国的女性人口已经增加了，那么殖民时期女性所拥有的特权会不会快速地失去呢？对此我有些忧心）。所以，男性尊敬女性，在西方文明中就变成了一种衡量道德的主要标准。可是，从武士道的层面来说，在武士的伦理观中，是将其他方面的探索当作分辨善恶的标尺。它存在于一条义务线上，这条线将人本身与他圣洁的灵魂连接在一起，然后再在五常中与别人的灵魂相连接，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已经对此进行过阐明。我在这五常之中，说过了忠诚，也就是君臣之间的关系，那么其他的方面，因为它们并不是武士道所特有的，所以我只是不时地带过或略说一下。当然，这些源于自然的爱情的东西，肯定是全人类共有的。不过，因为有几处特别的地方，是从武士道的教诲中衍生出来的，所以，可能着重说了一下。我想起了一些与这个有关的事，那就是男子间相互的友情，所具备的那种特别的力量与优美。通常那些结拜为兄弟的誓约，因为它们而增添了一些浪漫的倾慕之情；在青年时期，有着将男女隔绝的习俗，因此，他们的这种倾慕之情必然会变强。类似于西方的骑士道或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自由交往中那种爱情自然萌发的途径，就被这样的隔绝阻断了。想要写满篇幅，用日本版的达蒙与皮西厄斯或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罗罗斯的故事，并不难做到。或者关于大卫与约拿单结识的，那种友谊深厚的故事，武士道里也可以找一个讲述，而且绝不会输于它。

不过，有一点应该是极其正常的，那就是武士道所特有的一些德行与教诲，并不局限在武士这个阶层。这个事实就让我们想要对武士道在整个国民中产生的影响立刻进行研究。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教化

与日本国民的普通水平相比较，武士道的美德已经远远超越
了它，所以，我们所研究的可以说是一条山脉中几个较为显著
的山峰而已。在太阳东升之时，最高的山顶会最先被映红，然后光
芒才会慢慢地洒进下面的山谷里。与之相似的，一个伦理体系，
它先照亮了武士阶级，然后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将普通大众中的
追随者吸引过来。天生的王者，被民主主义树立成自己的领袖，
而王者的精神，则被贵族主义者灌输到了群众之中。与邪恶的传
染性相比较，美德的教化能力并不比它差。爱默生说过：“在同
伴之中，有一个贤明的人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
同伴都会变成贤明的人，教化能力就是这样快速。”想要阻挡道
德教化的传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可能做到。

虽然，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能够胜利展开，进行何种



《平治物语绘卷》中的平治之乱

口若悬河的夸奖都不会是什么问题，可是，它受到群众方面的刺激，却是非常难以见到的。或许，应该将它看成乡绅以及绅士的工作，难道不对吗？丹纳说：“绅士（gentleman）这个词，是海峡那边所用的三音节词，它将英国社会的历史囊括在了里面。”确实如此。对于像这样的词，民主主义者会信心满满地加以辩驳，并且会进行反诘：“在亚当耕地，夏娃织布的时期，哪里存在绅士呢？”绅士不存在于伊甸园，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由于不存在绅士，人类的始祖为此感到了深深苦闷，并且，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要是绅士存在于乐园里，那他不仅仅会为那里增加很多乐趣，他还会让始祖不用经受痛苦就明白，违抗耶和华，就代表着不忠诚、不光彩，是一种反叛的行为。

旧日本是武士所赐予的，武士所象征的不仅仅是国民之花，他们还是国民的根基所在，上天所恩赐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通过他们而沿袭了下来。他们只是想为人们树立一个道德榜样，并用



幕府末期的武士

这样的榜样来对人们加以引导，因此，他们才拿出一副社会地位高于群众的姿态。在武士道中，存在着两种教诲：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对外的教诲，其性质是福利性的，它的目标是寻求社会的安定以及幸福；对内的教诲，是纯粹道德性的，它的重点在于为了品德而积德。

就算欧洲骑士道其全盛时期，在人口数量方面，也只占了很小的比例。不过，就像爱默生说的那样：“在英国文学中，从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一直到怀尔特·司各特爵士，对于绅士这种人物的描写，占据了一半的戏剧以及全部的小说。”要是用近松和马琴的名字来代替西德尼和司各特的话，那么就用这一句话，也



斩杀敌人的武士

能概括日本文学历史的主要特点。

戏剧、曲艺、评书、净琉璃^①、小说等等，国民娱乐以及国民教育拥有以上不胜枚举的方式，而这些方式的主体，都来源于武士的故事。对于源义经及其忠臣弁庆的故事，或者是勇敢的曾我兄弟的故事，茅屋中的农夫们，总是围着炉火，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而那些皮肤黝黑的小顽皮们总是张大嘴，兴致盎然地听着，最后的木柴已经烧完，火

光也熄灭了，可是，方才听到的故事还在心中继续燃烧着。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商店的店主以及伙计们，便将商店的雨窗^②关上，坐在一起开始讲述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故事，一直持续到深夜，他们困倦的双眼才被梦魔袭击，从柜台的辛劳之上，将他们带到了战场的建功立业之上。就算是刚刚开始学走路的幼儿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口齿不清地讲述着桃太郎征讨鬼岛的冒险故事。就连女孩子们，在内心中也对武士的勇猛以及品德深深倾慕着，就跟德斯德门纳一样，对武士的故事如痴如醉。

整个国民中，最为高尚的志向就是武士，在民谣中就有这样一句：“花，那一定是樱花；人，那必定是武士。”对于商业来说，武士并不能为其带来直接的帮助，因为武士阶级是不允许从事商

① 净琉璃是一种说唱曲艺，由三弦来伴奏。——译注

② 日本房屋窗外用来防雨的木板套窗。——原注

业的。可是，就某种程度而言，不论是哪一种人世活动的方法或不论是哪一种思维方式，都会受到武士道的影响。从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方面来说，知识化日本，以及道德化日本，都是武士道所衍生出来的。

马罗科先生有一本名为《贵族精神及发展》的著作。这本书极具启发性，在这本书中，他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述。他说：“与生物进化相比较，社会的进化是与之不同的，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可以说社会的进化是通过伟人的意志而出现的一种无意识的结果。”他又说：“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之所以会发展，其力量的来源并不是一般社会上的生存竞争，而是最佳方案的竞争，这些最好的方案是指社会上少数人当中所进行的领导、指挥、调动大众的最好方法。”现在，我们先不讨论马罗科先生进行的论述是否准确，对于日本帝国以前社会取得的发展，武士所起到的作用，已经足以证明上面那些话了。

有一些专门的阶级，是以侠客而名声在外的，从这个阶级里人物的发展，以及民主主义中天生领导人的发展中，就能看出武士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其精神浸润社会上的所有阶级的。他们是顽强不屈的大丈夫，他们周身从头到脚都充溢着男子汉的豪放气概。他们是普通百姓权利的代言人，同时也是百姓的保护者，他们的追随者数以千计，这些追随者愿意为他们奉献出“躯体以及生命、财富以及世上的声誉”，服务于他们，就像武士对待大名一样。这些天生的领袖，在他们背后，有着激愤而急切的民众对他们进行支持，他们构成了一股惊人的力量，可以遏制



明治初年的剑道训练

两把刀阶级^①的专横。

从其最初出现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开始，武士道通过各种门径向外流传，在民众中间，发挥了一种发酵剂的效用，树立了一个道德标尺给所有国民。在最开始，武士道的开端是当作一种杰出人士的荣耀，天长日久，它逐渐变成了所有国民的一种向往和情感。让普通百姓达到武士的道德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和魂”却得到了发展，最终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马修·阿诺德对宗教所下的定义是：宗教仅仅是“一种因为情感而受到感动的道德”。如果说宗教真跟他所说的一样的话，那么就极少有伦理体

① 两把刀阶级，指的就是武士阶级。——译注

系能够超越武士道，拥有加入宗教的资格了。本居宣长吟唱着：

要是询问，岛国的大和之心是什么？

它是在晨曦中香飘四野的樱花！

日本国民未曾说出口的心里话，在这诗句中得到了表达。

确实，自古以来，日本国民就喜爱樱花，樱花就象征着日本的国民性。诗人所吟唱的“它是在晨曦中香飘四野的樱花”这句，特别值得注意。



混战中的武士

大和魂所指的是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而不是那种人工培养的娇弱品种。它是日本本土固有的。或许与其他国家的花相比较，它会有极少数特性是与其他的花相同的，但是，日本水土所特有的、自然生长的这种特性，才是它的本质。当然，我们之所以喜欢樱花，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本国特产。日本国民的美感因为它的高洁灿烂而得到激发，这一点，任何的花都比不上它。因为与樱

花相比较，蔷薇显得缺少了一些单纯，所以对于欧洲人赋予蔷薇的溢美之词，我们是难以共鸣的。另外，在蔷薇甜美的外表之下，所隐藏的是荆棘，对于生命，它有着极其不屈的执念，它宁愿在枝头上枯萎，也不想突然飘零，它好像表现出了对于死亡的畏惧和厌恶，它的一些特点，与樱花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它绚丽的色彩、浓郁的芳香。

日本的樱花，并不会将利刃以及毒物隐藏在它美丽的外表之下，它顺从于自然的号召，随时都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它色素雅、香气清馨，并不使人沉迷。通常说来，颜色的美以及形态的美，都只是外表上的，这种美并不富于变化。香味则与之不一样，它是暗暗浮动的，缓缓上升至天空，就像生命的气息一般。所以，香以及末药，在所有宗教仪式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似乎有



富士山和樱花

某一种灵魂性的东西伴随在香气里。从东方升起的太阳，它最先将远东的岛屿照亮，清晨的空气里荡漾着樱花的芬芳，在这样的时刻，任何感觉都不会比吸入这甜美生活的气息更为清爽了。

有一段记载，说的是造物主在闻到芳香之后，便暗自下定了全新的决心，要是我们看见了这段记载，那么就不会觉得，在樱花香飘四野的最佳季节，将所有国民唤出狭小的房屋外，是非常奇怪的事了。在这短暂的片刻，就算他们将肢体的疲惫忘却，将心底的哀伤遗忘，也不必去苛责他们。这片刻的欢乐结束之后，他们再次投入日常工作中，就会带上一种全新的力量以及决心了。如此看来，想要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为什么樱花会成为日本人最为欣赏的花是很难的。

那么大和之魂的典型，就是这种如此美丽，但容易随风飘散，释放出一时的芬芳，就永远消失的花朵吗？难道日本之魂，如此弱不禁风，如此容易逝去吗？

第十六章 武士道是否还存在

如今，西方文明正在日本快速进军，那日本自古就有的那些训练会不会被这一切磨灭呢？

要是是一个国家国民的灵魂如此轻易就快速死去的话，那这将是何其悲哀。要是这么轻易就屈服在外来影响的脚下，这样的灵魂无疑是单薄弱小的。

就类似于“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跟其种属不可分割的特征”一样，那种构成国民性的心理要素的复合体，也有自己固有的特性。勒彭先生近期的著作里全是浅薄的妄断以及浮华的总结，在一本书中，他说：“以知识为基础得到的发现，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可是，性格特点上的优劣之处，这种遗留下来的财富，就应该归属于各国国民专有了。它有如磐石般坚固，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流水的冲刷，只不过是将它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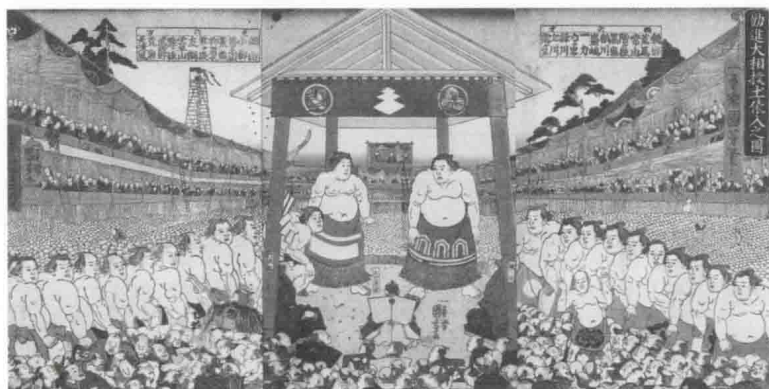
面的棱角磨光而已。”^①这种言辞是非常激烈的。不过，性格上的优劣之处构成各民族专有遗产，如果这种性格的优劣各个民族确实具有的话，那么这番话就有值得深思的价值了。但是，早在勒彭着手写他的这本著作之前，这种公式学说就已经被提出了，并且，很早的时候，西奥多·威兹和休·摩礼就已经推翻了这种学说。当我们在研究各种德行被武士道影响的时候，就曾经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德行，来当作例证或者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来，任何一种特质都难以称作是专属于武士道的遗产。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道德的各种特征的复合体，会表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爱默生将这样的复合体称之为：“将一切伟大的力量当作分子，让这些分子全都参与进来，进行复合的结果。”不过，与勒彭相比，居住在康科德的这位哲学家^②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他不会把它看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所特有的遗产，他将其称为“一种重要因素，能将各国最为强大的人物结合在一起，让他们之间能相互理解，并达成统一。要是有一个人不使用共济会的暗号，那么他立刻就会被察觉，这种因素便要确切到这样的地步”。

虽然说，武士道在日本国民尤其是武士身上所留下的特征，难以构成那种“种属不可分割的特征”，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自此将其生命力留存了下来。就算武士道是纯粹的物理性的力量，但是，它在过去 700 年里都获取了运动能量，这样的力道难道会突然消失吗？就算武士道的传播途径纯粹只有

① 选自勒彭 (Le Bon) 编撰的《民族心理学》第 33 页。——原注

② 指爱默生，他后来定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译注

遗传这一条，它所能影响的范围也肯定达到了一个不低的程度。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试想，以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为依据，假定一个世纪能有三代人，那么“在每个人的血管里，至少都会有 2000 万生活在公元 1000 年时候的人的血液”“佝偻着承担世纪重担”，在土地上耕作的贫农，他的血管中，流淌着好几个世纪的血液。如此说来，他与我们是兄弟，就像他与“牛”是兄弟一样。



相扑大会

武士道是一种推动国民以及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人难以察觉却也难以抗拒。吉田松阴是新日本最为著名的先驱之一，他在临刑的前一夜吟唱了一首诗歌，这是最真实的、日本民族的自白：

明明知道有何付出，就会有何收获，
却必须要奉献啊，大和之魂！

武士道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形式，但是在过去，它是我国充满生机的精神以及动力源泉，并且，到了现在它仍旧是。

兰瑟姆先生说：“如今有三个各不相同的日本共同存在着：旧日本还未完全消亡；新日本只是刚在精神上萌芽了；为过渡时期的日本，正在经历它最为苦闷的危机。”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各种有形的具体制度方面，这句话是非常合适的，不过，若是想要在根源的伦理观念上应用这句话，那就必须有一些订正。因为，到了现在，武士道作为旧日本的衍生物以及建设者，在过渡时期的日本中它仍旧是指导规则，并且，它还会是构成新时代的一股力量，这一点会得到实际性的证明。

日本这艘大船，在王政复古的狂风以及国民维新的飓风中，由一群大政治家们掌握着它的船舵，而这些政治家，他们所知道的道德教诲只有武士道。最近这段时间，有两三个作者^①想要证明，对于新日本的建设，基督教的传教士的贡献占有很大的比例。当然，将殊荣给予那些应当得到殊荣的人，我是十分乐意的，但是，要将上面说的那种殊荣送给纯良的传教士们，是不太可能的。提出这样的观点，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作为支持，与之相较，我认为对于传教士们的职务，更为适合的是，相互间遵守着《圣经》的戒条：应该将殊荣送给别人。就我个人而言，我毫不怀疑，现在基督教的传教士正在为了日本而从事着伟大的事业，尤其是

① 分别是斯皮尔（Speer）编撰的《在欧洲的传道与政治》第4讲，第189—190页；丹尼斯（Dennis）编撰的《基督教传教与社会进化》第1卷第32页，第2卷第70页等。——原注



天竺德兵卫

在道德教育这方面，不过，虽然说圣灵的举止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它仍旧是难以捉摸的，仍然在神圣的秘密中隐而不显。那么，传教士之类的事业，所起到的作用仍旧是间接的。不对，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对于新日本的性格的形成，基督教的传教所作出的贡献，几乎是没有的。应当说，不管是好还是坏，一直以来，都是极其纯粹的武士道在推动我们的发展。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他们都是现代日本的建设者，若翻开他们的传记看一看，或者是翻看仍然在世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的回忆录来看一看，这样的话就会大致清楚，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之下，这些人的思想以及行动才会发生。亨利·诺曼先生，他曾对远东进行过考察探究，他声称：“声誉信条中，自古以来人类所探究出来的，最为严苛、最为高等、最为正确的东西，日本国民具有驾驭的能力。”这就是与东方其他的专制国家相比较，日本唯一的不同点所在。这句话，触及了现在正在建设中的新日本，并且，这句话还会成为实现日本未来命运的动力源泉。

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正在变化这一事实。这一事业的规模极其宏大，那么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动力都会加入进来，不过，要是想将最为主要的东西列出来的话，应该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



持枪的武士

出来吧？很多的时候，对我们进行指导的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挖掘以及财富的累积，更不会是对西方盲目地跟风，比如说，在全国开放对外贸易的时候；将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各方面的的时候；开始学习西方政治及科学的时候。

汤森先生曾仔细考察过东方的制度以及人民，他写道：“欧洲对日本有何种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时常听说，但是我们却遗忘了一点：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它自身自发引起的。日本之所以会取得今天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一种组织发起向欧洲学习文化以及军事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日本人自己探索出来的，而不是欧洲人教他们的。日本从欧洲引进了机械以及科学，就像几年前土耳其从欧洲引进了大炮一样，这些东西都不能称为影响，就像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也不能称之为受到了影响一样。”他还发问：“说欧洲的使徒、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曾经改造了日本，那么他们现在存在于何处呢？”^①

对于推动日本变化的原动力，完全来源于日本国民本身，这一点汤森先生已经意识到了，不得不说这真是明见，而且，要是汤森先生能对日本人的心理再作进一步的探究的话，那么以汤森先生灵敏的洞察力，想要确认武士道正是这个原动力的来源，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最为强大的动力是一种荣誉感，这种荣誉感让我们对被看作劣等国家这种中伤难以容忍。那么关于殖产兴业这一点，则是在改革过程中较晚的阶段才想到的。

到了现在，武士道的影响力仍然还存在着，就算随意地看一

① 选自汤森（Meredith Townsend）所编撰的《亚洲与欧洲》，1900年纽约版，第28页。——原注



眼，也能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只要对日本人的生活瞥上那么一眼，自然就会清楚了。小泉八云对于日本人心理的论述最具有说服力，并且他还是日本人心理最忠实的阐述者，如果读者看了他的书，就会明白他所描述的那些心理活动，正是武士道活动中的例子，武士道所遗留下来的财富就是：不管何处的民众都极其看重礼仪。这个事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也不用再多费唇舌。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很好地证明了“矮小的日本人”全身上下所

具备的都是忍耐力、顽强不屈以及勇敢^①。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诘问：“有哪个国民忠君爱国的程度能超越武士道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会极其自豪地回答：“无法超越！”这是武士道给我们的恩赐。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必须毫不偏颇地承认，武士道在日本国民的缺点、劣势处，该负有很大的罪责。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一些青年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得到了荣誉，但是在哲学这一方面却还没有作出过什么贡献，那么日本为什么会缺少这种深刻的哲学呢？究其原因，要归咎于在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之下，形而上学的练习从未受到过重视。日本国民太过于看重情感，遇到事情易冲动，我们的荣誉感，对于这样的性格要负上责任。另外，外国人时常会批评我们自高自大，要是日本国民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个结果也是由于荣誉心的不健康发展而导致的。

在日本，有很多青年会蓬头垢面，手里拿着大大的手杖或者书本，以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昂首挺胸地在大道上大步行走，外国的游客周游日本的时候，对于这样的青年应该是所见不少吧？这些青年就是所谓的“书生”或者说学生，地球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太小了，而天空在他们看来一点也不高。对于宇宙以及人格，他们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们反复回想着那些玄妙的并且充满智慧的话语，他们似乎居住在空中楼阁里。功名的光芒在他们的双眼中闪烁，他们内心对于知识的需求如饥似渴。贫困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请着重参考由伊斯特莱科（Eastlake）与山田共同编撰的《英雄的日本》，以及戴奥斯（Diosy）编撰的《新远东》。——原注

只会激励他们前进，而对于世上的财富，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禁锢自己的品格。对于他们来说，忠君爱国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将自己看作国民荣誉的守护者。将他们所有的优点以及缺点罗列出来，就能看出，他们便是武士道最后的幸存者。

直到今天，武士道的教化仍然是坚不可摧的，不过这种教化就如我前面所说一样，是一种难以让人察觉的无声无息的教化。国民自身所承袭的观念如果发出了某种召唤，国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他们的内心对于这个召唤都会作出回应。所以用新的名词翻译一个道德观念，与用旧的武士道的用语来翻译同一个观念，这二者比起来，所产生的效用差别很大。一个基督徒，他走上了与信仰之路相悖的歧路，牧师为了挽救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忠告，却还是无法将他救回，可是，若使用他曾时常向主表露过的诚实也就是忠诚的观念将他打动，他就会幡然悔悟，重新回归信仰的正途。所有自发产生的、热情降低的高尚情感，都会因为“忠诚”这个词再次点燃热情。在一个学校里，有一群骄横学生，因为不满意一位教授，所以长期持续罢课，可是却因为校长提出的两个简单的疑问，这个罢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位校长所提的疑问是：“大家认为你们的教授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么大家就应当尊重他，并且将他留下。他是怯弱的人吗？如果他是一个怯弱的人，那么去推一个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人，就不是大丈夫所为。”校长所指的都是道德性问题，而引发这场骚动的是教授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与道德性问题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了。伟大的道德改革之所以能实现，正是因为唤醒了武士内在的情感。

基督教的大多数传教士，对于日本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也是导致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事业失败的一个原因。有人会说：“对于异教徒的记载有了解的必要吗？”这种说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让他们的宗教与我们以及我们的思维习惯分裂开了，我们的这种思想习惯，是从过去长达多少个世纪的祖先身上沿袭下来的。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进行嘲讽？他们完全不明白，任何民族的经历，都是由上帝亲手书写的、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一页，就算没有任何记载的最落后的非洲土著的经历也不例外。甚至于那些已经灭亡了的种族，也是一种远古的记载，应当让那些独具慧眼的人去对它进行解读。对于那种具有哲学思维又非常虔诚的心灵来说，不论黑白，各个人种都是上帝书写下的记号。要是这个比喻适合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黄色人种正是用金色象形文字书写下的极其宝贵的一页！传教士们将一个国家国民的过往经历完全忽略不计，而宣称基督教是一个全新的宗教。可是，按照我的观点来说，我认为基督教是“极其古老的故事”，是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那就是说，要是在表述的时候用一个国家国民在他们道德发展历程中所熟悉的词语，那么，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种或者是什么民族，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象就会很容易。美国式的基督教，或者说英国式的基督教（与耶稣基督的恩赐以及纯粹性相比较，这种英国式的基督教，说成包含了很多盎格鲁－撒克逊的随意妄想的基督教会更好）这些基督教，只是将一片弱小的树芽嫁接在了武士道这个树干上。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连根拔掉，然后在荒地上播撒福音的种子，新信仰的传播者难道应该这样做吗？也许，如此勇猛的手段，在夏威夷能行得通吧？听说在夏威夷那个地方，在

巧取豪夺财富以及灭绝当地种族这两个方面，战斗性质的教会已然得到了彻底的胜利。但是，在日本这样的手段是完全行不通的，不，应该说，这种手段，耶稣本人在构建自己的地上王国的时候，也是绝对不会使用的。

周伊特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他说过的那段话我们应当铭记在心。他说：

“人们只是单纯地将世人划分为异教徒与基督徒，可是，在异教徒中有多少善隐藏在了其中，以及在基督徒中又有多少恶掺杂在了其中，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并不去思考。他们在进行对比时，总是拿自己最善的部分去与邻人最恶的部分对比，比如说，拿着基督教理想，去与希腊或者东方的腐坏对比。他们完全不追求公平，他们只满足于将所有能证明自己宗教优秀的事搜集起来，或者是将所有能贬低其他宗教的事搜集起来^①。”

不过，从个人来说，不管他们会犯何种错误，我们在对武士道的未来之路进行思考的时候，也不得不将基督教传教士所信仰的宗教的最本质性原理考虑进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看来，武士道已经剩不下多少日子了。空气中已经满是预示着它未来道路的不祥之兆。甚至可以说，不只是预兆了，它已经受到了各种强有力的举动的威胁。

① 选自周伊特（Jowett）编撰的《论信仰与交易的讲道集》第2章。——原注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未来之路

欧洲的骑士道与日本的武士道之间，可以进行较为确切的历史比较，能像这样进行历史比较的东西并不常见。要是把历史看成一种轮回的话，那么武士道肯定会是重演骑士道的境遇。对于骑士道的衰落，圣·博拉列出了一些具有特点的地域性原因，这些原因对于日本的“骑士道”来说，自然是不适用的。但是，在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以后有一些较大并且较普遍的因素，它们在摧毁骑士以及骑士道的时候起到了一些作用，对于武士道的衰落来说，这些因素也确实实起了作用。

欧洲与日本，这两者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在欧洲，骑士道刚脱离封建制度的时候，基督教便将它养了起来，骑士道的生命因此而得到延续；可是在日本，情况恰好相反，没有足够强大的宗教来养育武士道。那么，在封建制度也就是其母体制度灭

亡的时候，该制度留下来的武士道，就会成为一个孤儿，它只能依靠自己去找一个归宿。或许，它可以在如今整顿过的军队组织中，暂时得到保护。但是，现代战争很难提供大的空间，让武士道不断成长，这一点就跟我们所知道的一样。在武士道年幼的时候，神道对其进行过哺育，不过现在，神道自己已经老去了。那种边沁式的、密尔式的知识暴发户，已将中国古代的圣贤取而代之了。为了对现在的好战的排异倾向进行奉承，便发现并提出了那种具有享乐趋势的伦理学说，这种学说，被认为与如今的要求十分相符，但是，现在还能听见那种刺耳回应的地方，也只有在黄色报纸的专栏里了。

为了与武士道对抗，各式各样的势力以及权威都摆开了架势。韦布伦说过：“以前产业阶级之间的礼节性的礼法，已经显出了式微，也就是说，在所有具有灵敏感受力的人们眼中，生活的通俗化，已经被看成是将文明浇灭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事情正跟他说的一样，那么仅仅民主主义这股趾高气扬、让人无力抵抗的洪流，就有足够能力将武士道的残留淹没。因为，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都不会被民主主义接受。而由那些垄断着知识及教养的储备资本的人们所组织起来的武士道，正是一种托拉斯，它对道德性的等级和价值有着决定权。现代的社会势力，对抗着微不足道的阶级精神。而正像弗里曼进行的犀利批评那样，武士道就是一种阶级精神。在现代社会，不管是哪一种统一，只要对它进行了夸耀，那么就必定容不下“那种纯粹个人性的义务，这种义务，是为了特权阶级利益创造出来

的”^①。再加上教育、产业技术、财富的普及，以及城市生活的进步，导致我们很容易就能看明白，不管是武士道中最为锋利的刀刃，还是武士道中最有力的弓箭射出的最尖锐的箭，它们都失去了用武之处。以声誉为基石，并且用声誉进行保护的国家（或许，应该将这样的国家称为声誉之国，或者仿照卡莱尔将其称为英雄之国），正快速地在擅长诡辩的律师和信口雌黄的政治家的手中沦陷，这些律师和政治家总是用荒唐的言论来武装自己。有一位大思想家，他在谈到特利萨和安迪冈尼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照搬到武士身上也是很合适的。他说：“他们在热情涌动的环境下诞生，现在这样的环境已经永远地逝去了。”

如此地让人悲哀啊，武士的品德！如此地让人悲哀啊，武士的骄傲！武士道是伴随着锣鼓声以及欢呼声进入世间的，现在它的命运却是伴随着“将军们以及国王们的逝去”一同消失。

要是说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就是以武德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维系其永生不灭的城市”，不管它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国家，还是像罗马那样的帝国。虽然说，人身上普遍存在战斗力，并且这种战斗力也是自发形成的，同时战斗力也能孕育高尚的情操与大丈夫的品行，但是，它并没有将人的所有东西概括在内。有一种更为神圣的本能，隐藏在战斗力本能之下。这种本能被称为爱。有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过了，那就是神道以及中国的孔子和王阳明，都曾经非常明确地用爱来进行教诲。可是，武士道的伦理以及其他所有相类

① 选自费里曼（Freeman）编撰的《诺曼的征服》第5卷第482页。——译注

似的军事伦理，经常都忘了要给予上述事实以应有的重视，因为这些伦理总是在直接的、具有实际用途的各种问题之中投入过多的精力。与武士的使命相比较，现在要求我们注意的使命更为高远宽广。人生观得到了扩展、民主主义快速发展、有关其他国家或者国民的知识得到了增加，随着这些事的进行，中国孔子所提出的仁的思想，也许会扩大到基督教爱的教诲，或许还应该将佛教的慈悲思想也加入仁的思想中？当初的臣民已经发展到公民的地位了，这样说也不对，应该说是人了，他们已经超越了公民。虽然，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布满了阴沉沉的战争之云，但是我们坚信这些阴云终将被和平天使的翅膀赶走。“大地会被温和的人承袭”这个预言，终会被世界历史证实。那些国民，背叛了和平的长子权，他们从产业主义的前线撤退下来，转而爬上了侵略主义的前线，他们所做的这种交易，完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原本社会只是反对武士道，可是到了今天，这种反对状态已然变成了敌对状态，到了这样的时刻，是时候着手为武士道的光荣的殡葬做准备了。我们很难指出骑士道到底是何时灭亡的，就跟我们很难说出骑士道准确的开始时间一样。米勒博士说，1559年时，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比武中被杀，骑士道也因此在同年被正式取缔。那么在日本，1870年的时候，发布了废藩置县的诏令，这就是武士道走向死亡的一个征兆。在这之后，过了5年，废刀令就发布了出来，那个作为“不需付出就能获得一辈子恩宠、经济的护国组织、大丈夫的操守以及英雄事业的保姆”的旧时代就在喧闹中结束了，同时，那个“诡辩家、经济学家、谋略家”的崭新时代也在喧闹中走来了。

对于最近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有人说日本能获胜，多亏了村田式步枪和克虏伯大炮；这些人还说，是现代学校制度发挥了效用，我们才能取胜。不过，这些话就连局部的真理也算不上。如果不通过知名音乐家的手，就算是艾尔巴或斯坦威制造的最为优良的钢琴，它自身也不可能将李斯特的狂想曲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弹奏出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要是说能取得胜利靠的是枪炮这些东西，那路易·拿破仑用他的米特赖尔兹式机关枪，为什么不能将普鲁士军队打败呢？或者说，西班牙人用他们的毛瑟枪，为什么不能将仅仅装备了旧式枪的菲律宾人打败呢？是精神将活力带了进去，如果没有它，就算是最精良的武器，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这已经是一些陈腔滥调了，不用再多说。就算是最优秀的枪炮，它也无法自行发射；就算是最先进的教育制度，也无法让鼠胆之辈变成勇猛之士。所以说，在鸭绿江，在朝鲜以及在中国东北，我们的胜仗不是靠枪炮得来的，而是靠一种我们先祖的威灵，这种威灵引导着我们的双手，让我们的心脏跳动。这种威灵，我们勇敢先祖的灵魂，没有逝去，那些具有慧眼的人会很清楚地看到，就算是最具有先进思想的日本人，要是在他皮肤上划一道口子，就能看见有一个武士的影子会显现在伤口之下。克拉姆教授说过一句话，可以非常恰当地描述声誉、勇气以及其他所有武士德行的伟大遗产，他说：“这仅仅是我们委托的财富，是谁也无法从死者及其子孙那里抢夺的俸禄。”现在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遗产进行保护，让自古以来的精神免于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害，那么将来的任务呢？就是让它的规模得以扩大，将它加以运用在人生的所有举动以及关系之中。

有人预言，就像封建日本崩塌的城市一样，封建日本的道德体系也会土崩瓦解变为尘埃。而为了指导新日本的发展，新的道德体系将会像不死鸟一样建立起来，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那些事已经证实了这个预言。如果能实现这样的预言十分让人开心，并且，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不过，有一点请不要遗忘，不死鸟不是候鸟，它也不是借着其他鸟儿的翅膀在飞翔，它只是从自己的灰烬中浴火重生而已。“上帝的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它不是从如何高大的山峰上滚落而来的，也不是横渡如何辽阔的大海过来的。《古兰经》里说：真主赐给各个国家的国民的预言者，他们都将使用各自国家的语言。在武士道的土壤之上，所开出的花朵，其种子是被日本人心里所证实并且熟悉的神国种子。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它还未来得及完全成熟，武士道就要寿终正寝了。虽然，我们现在正在四处寻找其他的美丽与光明、能力与抚慰的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功利主义者的盈亏哲学，以及唯物主义者的盈亏哲学，都成了那些颠倒是非之人的喜好，他们的灵魂只剩下了一半。现在只有基督教这一个强有力的伦理体系能与功利主义及唯物主义抗衡了，必须要承认与基督教相比，武士道就像是“在冒青烟的亚麻杆子”。不过，救世主还是宣布，最好不要让它熄灭，而是要对它进行扇动，让它燃烧起来。武士道与塞亚、耶利米、阿默斯和哈坝谷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对统治者、公务员以及国民的德行都十分看重，而这些人正是救世主的先驱、希伯来的预言家。基督的道德正好与之相反，可以说它几乎只针对个人，包括基督个人，而现在个人主义在道德成分中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大，因此，随着这股

势力的增加，基督教在实际之中的应用范围也会越来越大。从某些方面来看，尼采所说的独裁的、自我肯定的主人道德与武士道颇为相近。不过，要是我的理解没有太大偏差的话，尼采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同样是因为他对于拿撒勒人的谦逊的、自我否定的、被称为奴隶道德的一种改变，一种不正常歪曲，或者说是短时间的对立。

世界被基督教以及含功利主义在内的唯物主义瓜分了，这种唯物主义在以后会不会回到被称为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的更古老的形式？那些规模较小的道德体系，它们在思考自己继续存活的问题时，应该会选择跟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相结合吧？那么武士道会选择谁呢？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武士道将会任由自己的本体失去，就跟樱花一样，甘愿随着清晨的微风飘逝，这是因为武士道自身并不具备任何能总结起来的教义，或者说它也没有一套可以遵照的公式。可是，武士道的命运绝对不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对于斯多葛主义，谁又敢断言它已经完全灭绝？作为一种伦理体系它已经完全逝去，可是，作为美德它却依旧存活着。今天，在人世的很多方面，都还可以感受到它的精力以及生命力，比如在各国的哲学中，在整个文明世界的法律中。不对，我们应当说，人们仍然为了能超越自己而进行着努力，在这种时候，只要他经过自己的奋斗，让肉体接受灵魂的控制，那么芝诺的永垂不朽的教诲所起到的效果，我们就能经常见到。

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伦理体系，武士道的训条很有可能消失，不过，它的力量应该是不会从世间消逝。也许作为一种体系，武士道在武这一方面的教诲，以及在文这一方面的教诲，都会崩溃。

可是，跨过这些残垣断壁，它的光芒以及荣耀将会永垂不朽。四面八方的风将它吹散，但是它还是会用自己的芳香让人世繁华，并将祝福洒向人类。在这一点上，武士道就与它象征的樱花一样。千百年之后，它的习俗会被掩埋，连名字也会被遗忘，就算在这种时候，“在路边驻足远眺”也难以看到的遥远山冈上，仍然会随风飘来它的芬芳。这样的时刻，就与那个教友派诗人用优美的语言所吟诵的一样：

对于那些萦绕在身旁，却不知从何而来的芳香，
旅人心存感激，
将脚步停住，将帽子拿下，
只为接受空中传来的祝福。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我们对于近在咫尺的日本，往往有种“灯下黑”的感觉。
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有四本经典之作不妨一读，它们分别是
《武士道》《菊与刀》《日本论》《日本人》。

即使武士的时代早已经远去，武士道也仍然是日本内在的
精神核心，它对日本国家性、民族性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认识邻国日本，先从阅读《武士道》开始吧！

《武士道》这本书对于了解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日本
都很有价值，因为现在日本武士道并不是消失不见了，而是
积淀在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骨子里，一如我们的儒学精神。



扫码试读本书



关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微信ID: ZHU-BELENRE



上架建议：经典 / 畅销

ISBN 978-7-5447-5939-7



9 787544 759397 >

定价：22.00元